



記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鄧林山  
 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  
 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于此而代興  
 焉皆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  
 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  
 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  
 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為中門門之前為外門後為講  
 堂堂之後燼亭有齋舍以館諸生有庖厨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  
 入以贍其用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  
 遠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為首稱

臨川吳文正公集

明正統刻  
存三冊

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爲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所之舉  
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爲多  
日所在書院繼比揭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  
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  
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貌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  
拘牽則其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  
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  
應舉微利遑早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俟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  
其必薄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允蹈於身行必  
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擗辯之謂夫如是命世  
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安田里塾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  
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良齋尚書  
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

者焉咸淳又有潛貢而國朝至元開掌教于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  
以干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  
評史者之曾孫頌中興者之玄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創里塾構禮殿奉  
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粟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  
意盖有所爲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  
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曆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  
鳳暨友周南瑞過余言其事余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爲者已矣子之畀田  
而無所爲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  
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優於人爵者剛亦願爲之乎夫人爵之貴  
小夫賤隸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爲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  
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爲貴况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  
難而或有不能脩天爵之方唯反已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  
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已  
則爲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  
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

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人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  
恕也豈人所不能哉其有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能之而熟熟  
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  
人而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  
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  
鳥獸同群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爲  
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  
勵自警焉凡與剛游處者其亦數提吾言以勵之警之可也嗚呼人爵之  
貴不可期雖九品之卑亦曷其子其難天爵之貴必可至雖一品之尊亦  
循循然而易世之人往往不爲其所易而可至者乃爲其所難而不可期  
者非惑歟

朋習書塾記

禮義之根於人心者我固有之蓋有不待讀聖賢之書而後知也曹州楚  
丘朱仲敏淳厚謹實非從事言語文字以爲學而能設立書塾延禮儒士  
以淑其鄉里之子弟意欲使同歸于善此其根心之禮義由中出而非由  
外鑠也教于其間學于其教者將何以副其意哉其必自孝友睦婣任恤  
之六行始六行完足而檢制其情涵養其性明諸心以擴所知誠諸身以  
篤所行夫如是庶其無負於朱君建塾之意矣不然記誦以爲博詞章以  
爲華則出務趨末之學而非君子務本之學也夫朱君之建塾也由其根  
心之禮義而發教者學者乃不由其根心之禮義而教而學可乎塾名朋  
習謂群居之朋相與學習於斯也習云者雖已知已能猶且熟之復之而  
弗措其禮義必能明諸心誠諸身而後爲有得也前進士張士良爲余道  
其事余嘉之故爲言此俾誌于壁以爲書塾之規

清田義塾記

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  
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  
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  
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  
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  
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務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子長寧

鄉之舊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紹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溪斯翰林應奉正孫益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命長子惠就舊岡舊基建義塾聚教其族人小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聖旁以処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堂及廡與明以底于完美畀田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之里塾無異惠詣余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墮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捐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以教之者未知其何如也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世之文辭以釣有利於己之爵祿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雖有塾奚益其必以擇師為先乎其師也不記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為於外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庶耻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婣朋友鄉里之間雍雍一和克滿融益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伯仲籍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薄俗迥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曷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右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成岡書屋記

成岡書屋者里人李幼常季從之居也李族繇吏部侍郎公始顯家在白沙族之支派析処立方幼常於侍郎為來孫行去立方徙成岡與侍郎之舊宅相望梅隈一岑卓立于前大溪橫遶如帶後枕巒韋宛延委蛇羅列擁護下築盡搆其秀人勸之仕應曰生逢盛際齒於太平一民幸矣外有希覬非安分也君既完美或進扁額因作稱號辭曰吾聞冠則重其名而副之以字未聞復輕其字而易之以號者斯殆末世流俗之為乎即吾所居之地扁吾所居之屋曰成岡書屋可也余與季同鄉里夙敬立方遠仲之賢幼常善承善繼不改父道儲書淑後將俾躡侍郎之遺蹤其志端可嘉已今之時流濁者榮構一資以求別異於民伍清者標榜二字以求於高於士類而幼常皆所不願其識之超越於衆何如哉爾雅云山再成曰

矣一成曰坵邢疏謂成猶重累之義成岡之山蓋山之重累而崇峻者也  
自今以往李氏子孫之居成岡者積一家之生業積一身之學業悉如山  
之重累而崇峻其可無忝成岡書屋之扁也夫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孩  
提之童初生已知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  
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日所必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  
之爲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  
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同有是仁之人也  
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  
科舉之學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既成進士遂往受業終身  
截然禮義之閑澹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  
崇崇景行之坦坦鄉仰履行弗忘弗懈悅焉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仁  
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清名矯節望於一鄉哉

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  
言於邑令曹幽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述其學問出  
處大槩而爲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  
品固高未嘗得聞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莫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學  
聖人以克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  
斯可好矣孟子願學孔子而亟稱夷惠夷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  
頑者寡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懿  
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既沒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  
縣爲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書  
院而牽制於有司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  
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于舊仲謀爲賦以紀其畧而  
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  
德之心以爲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之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尊而俾  
二李之祠永不廢墜夫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階文定之堂闢朱子  
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祀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

分之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文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為聖賢之所宅周  
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  
平王東遷遂為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  
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  
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  
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  
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  
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  
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衍於發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  
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  
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  
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

朱張呂許為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  
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  
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立天下之  
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祠之則亦虛文  
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為之也亦惟實用其力爾  
順中勗哉

寧都州學孫氏五賢祠堂記

贛寧都孫介夫諱立節當宋熙寧行新法之時不肯為條例司官又以桂  
州節度判官鞠宜州獄抗經制司活十二人於死蘇文忠公稱其剛而仁  
孫剛說詰其子遂有名於世後百餘年寧都縣令即所居延春谷立祠并  
其二子祠焉廬陵楊伯子作記推所本始并祠其祖潯州史君夫因一人  
之善而上及其祖下及其子昔人之用心可謂厚也已立祠之後又將百  
年寧都縣陞州孫氏祠于州學之右廡延春谷之支派有同知東川路總  
管府事壽甫諱登龍少年為鄉貢士行懿文醇學者推服重義輕利惠澤  
及物天祐其家諸子彬彬然仕進而多文雅既歿州之士僉謀請以柑孫

氏四賢之祠州長可之轉聞大府新構于州學構堂之西祠孫氏五賢與  
鄉之先賢齒復以公徽徵予文記其事於石噫好德者人之秉彝古今一  
也是以君子善善之心長而寧過乎厚於達尊之善樂道而不忘鄉之美  
俗也於衆論之公樂從而拒官之美政也苟有一善生而敬慕之歿而  
表顯之其所以示勸者何如也澄之女蕭令深可言曰東川君仁於親仁  
於兄仁於井里富於財而不盈富於學而不矜謙謙循循有長者風也  
人薰其慈良出也掌教古宜攝事屬邑辦爲鈔獄昭雪無辜凡數十人與  
桂州君時異事同先後濟美祔祠爲允澄曰崇善以敦薄此衆論之公非  
一家之私也雖然論撰先世之善勒之彝器以明著于後若稽古訓蓋亦  
以此見孝子之心故曰有善而弗知知之弗傳人子所耻也孫祠之祀不  
猶孔鼎之銘乎斯舉也一以美官政一以美鄉俗一以美孫氏之代有聞  
人又以美聞人之家有孝子也一舉而四美具其可記也夫雖然子之厚  
其親必自厚其身蹈大方躋大成俾鄉國天下咸稱曰善哉有子如此德  
立功立揚親之名於不朽由乎內無待乎外又豈但以祠堂之立爲尊隆  
託石之立爲悠久而已哉

黎氏賢良祠記

寧都州之著姓黎爲盛蓋自唐末迄宋季以逮于今其盛也久矣志遠有  
齒有德好禮而尚文修其族譜鏡水以傳其十世祖之從父兄弟曰十一  
賢良字漢儒諱仲吉祖球後梁時爲虔州刺史百勝軍節度觀察使仲吉  
端重該博士林稱之結廬金精南挾策稱弟子禮者常百數淳化中郡將  
陳殿院薦于朝條陳當世務數千言名人皆願與之游尋舉進士丙科天  
禧中扣閣言事丁謂惡其不附已亟授洪州文學丁罷相有旨召對辭以  
疾授袁州戶曹一日謁太守求解職還梅川稱方外高人論著數十萬言  
年八十一以壽終此章貢志所載治平四年擢乙科曰珣官至右文殿修  
撰贈少師乃賢良四世孫也寧都學院雖從祀賢良於鄉賢之首於家則  
未有祠祀至治壬戌秋志遠鳩工度材相地消吉於州之東北隅即三江  
之會遂立祠祠之厚之道也夫孝子慈孫之心孰不欲追揚先世之美儻  
譜系不可知而或如崇韜之自詭爲汾陽後則是誣其祖也志遠既明譜  
系泐別友分有秩然不紊之義復舉祠祀情新意篤有悠然不忘之仁於  
義於仁其兩得之者夫



記

樂閑堂記

夫心所快悅之謂樂身得暇逸之謂閒而世之人但以不居位不任事為閒者其義未該徧也金室耿文叔蘊脩能負清望或覽朝政或持邦憲聲實俱著聞于時蓋經濟之器宜用不宜舍宜行不宜藏者也而其寂明地數畝植菊百本疑若有愛於花之隱又以樂閒名其室孰不謂公雖在官而不忘在野之樂也視彼繫戀於權勢而不肯脫沒溺於利祿而不知足者萬萬遼絕矣予獨以為閒之義非專指隱退而言何也閒也者安於不勞力也綽綽有餘裕也隱退固閒士進亦閒也繁劇而優優簡易復紛糾而秩秩修理非閒乎邵子云雖忙意自閒斯之謂也細務滿前二事之罰皆親覽大敵壓境百萬之衆未易當而孔明之寧靜致遠安石之和靖鎮物曷嘗頃刻之不閒也邪驅馳危難之中一如南陽躬耕之閒也

兵甲之際一如東山高卧之間也無時而不閒則無時而不樂豈必隱退不仕然後為閒而可樂哉仕可也止可也仕止不同而閒一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終其身而樂與公自江西憲長參知行省政事其僚屬請予為公記樂閒堂予故推許君子之意以盡閒之義而不敢執世俗一偏之見以擬度於公也

觀復堂記

復之名一也而實二焉有動初之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是已有靜極之復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清江韞文屏以觀復名其堂其亦有志於靜極之復乎夫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虫不蟄其身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翁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觀物觀我蓋於是乎觀文俯資質粹美器識深粹嗜善以宗之懋學以封之其可以語是者哉然吾聖人之道有所謂誠之復彼仙子之術有所謂命之復皆非可以言言不可以言言則如之何以心心之可也自求而自復勿忘而勿即長其必有豁然而悟之時矣吾將有俟

存與堂記

公侯之子孫思保其國卿大夫之子孫思保其家何也國之境上受之先公家之地邑受之先子受先公先子之所與而不能存不可言孝為人子孫所以拳拳保守而弗敢失也豈唯古之公侯卿大夫為然今之士庶人而不能存先世所與之田宅豈得謂之孝哉南豐州判官君世居豫章新建之石江其父與山翁景定壬戌進士有子六人宋壘既終隱晦不仕壯麗其居以佚老又為諸子各創宅一區南豐君其仲子也壘於外郡五載始復不欲以土木之役勞其親自築室于舊居之東漏而以父所構讓其一昆四弟大德甲辰父卒而南豐君留燕諸昆弟闢牆闔室君聞訃馳歸為平其忿至大戊申君仕郡庠三年辛亥以後待次私居六年有以調脩其同氣尚黽勉聚麀延祐丁巳君教授臨川郡六年而後得代六年之間其昆弟悉以所受先廬舊之強隣君歸自臨川惻然以傷慨然以誓曰吾親辛勤有此屋一旦屬之他人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不欲爭訟傷黨里之和計直倍償之於豪奪之手幸完舊物嘉之者名其堂曰存與謂其能存與山翁之所與也君於南豐貽書請記曰願求訓戒之語宣之

堂壁俾葛氏子孫往者有所勸朝夕思念前人植立之艱庶幾世世能存其所與非唯葛氏之幸亦厚倫美化之事也予謂君能存前人所與既亡之餘可謂孝也已雖然親之所與蓋不止是屋廬身外物也猶必保守身者父母之遺視外物尤重保守又當何如身之體不可有毀傷身之行不可有虧玷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樂正子所以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也存吾親之所與孰有大於是者君能博記覽三詞音示既有光於前僕學曾子樂正子之學而益加謹焉充其所到所存者天所與我之廣居又非分曲之廬善和里之宅所可比予故并言之以為存與堂中之賢子賢孫勗

脩齊堂記

聖門之教先學詩學詩先周南召南何也脩身齊家為本也故曰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牆面者雖至近而蔽塞不見窒礙不行也夫於身至近者家也家有夫婦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倫五而家有其三必先有以厚夫婦之倫而后父能慈子能孝兄能友弟能恭此學周召南之功也今世人人讀大學之書脩身齊家具列八條目之中益

信周南召南之學切實而不吝緩夫學周南召南者豈謂誦其辭乎豈謂

音其聲乎徒誦其辭徒習其聲於家矣補當思夫家內有闕雖鶉果之德

因何而能發蓋亦反求諸身焉爾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身之不脩家

可齊乎哉夫和康斯齊家世積善一新構架以脩齊名其堂命子宗武詣

予請記予觀吉郡之俗大抵恃氣好勝唯斯齊之家恂恂然如孔子之處

鄉黨有犯無校無爭有讓固已超出乎輩流又以為家本於身而揭脩齊

二字于堂扁晨夕瞻省而慕效噫可尚已雖然齊家之本在脩身而脩身

之本果安在自有二明善一也誠善二也明善者何讀書以開其知識而

不昧於理也誠善者何慎獨以正其操履而不愧於天也知識無所昧操

履無所愧則男女之判謹內外之限嚴宗家之儀肅而睦仁意融溢和氣

浹洽凡如此之家未有為父而不慈者也未有為子而不孝者也未有為

兄為弟而不友不恭者也身之行無一虧損之謂脩家之政無一參差之謂齊斯齊一身一家尊古聖賢親良師友其可進於是與予故為之言以授宗武而俾歸白其大人是為康氏脩齊堂之記云

青雲鄉劉紹可妻熊氏儒家女其先世嘗登進士科仕至牧守其叔父亦登進士科仕於州縣熊氏歸劉年二十五而嫁有子南盈二歲後居四十年餘年六十九矣子克致養新構于堂以奉晨昏豫章揭曼碩名之曰柏詩而頌焉昔衛共姜夫死不嫁而自作柏舟之詩道其志今劉母志同共姜而人作柏堂之詩美其節柏舟云者豈真用柏爲舟材乎柏堂云者豈真有柏在堂庭乎起興以柏立名以柏借柏喻婦德爾夫衆木葱龍翁鬱於春夏及秋及則柯瘁葉脫唯柏也歷風霜冰雪之嚴凝而青青如昨從古聖賢論柏之德以其歲寒後凋也以其四時不改也婦德之貞信之人之倫有五其二曰二紀其三曰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爲之綱者爲之天也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天一而已世無二天父亦一而已人無二父子之天其父天屬也白不容二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雖由人合而匪天屬其人合之天可一不可二則亦猶天屬之天有一而無二也噫君之於臣勢分尊卑甚遠絕也天其所天誰不謂然夫之於妻匹配等齊非有相遠絕之勢分而天其所天視臣之天其君無異斯義遠矣哉稽諸禮經女未嫁以前天其父既嫁已後天其夫天其夫則移所天而不復天其父故降父服而專以服父之服服其夫明所天之不二也斯義遠矣哉此予所以有嘉於柏堂之名柏也噫道喪俗壞昂昂丈夫於其甚遠絕之天能不二而一者或不多見况幽幽婦女於其不相遠絕之天乃能一而不二若此蓋賦質良而稟性之懿德弗殄隨此予所以有慨於柏堂之名柏也熊氏之子觀事母孝績文而種學有是母其有是子也宜

### 大中堂記

人之氣體隨所居所養而移居焉者固所以養之也古人之於其居也若楹若戶若牖或爲之銘豈非欲使訓戒之辭常近於目而以養成其德也歟後世無是已近時士大夫之居或以嘉名而爲之扁或以善文而爲之記雖古之所未嘗有而予亦有取者以其合於銘楹銘戶銘牖之意也樂安南鄉士劉楚開思有所養以移其氣其齋居之室名之曰明明而徵予記之其燕居之室名之曰大中而又徵予記之予歎曰大哉劉氏之名其居乎明明者大學要旨也大中者中庸要旨也夫程子續孔道之傳獨能於戴記中擇出大學中庸二篇爲聖學之門庭宅與劉氏於二篇首各擇

取其要旨以名室名堂焉是願瞻程子者也其志豈不可尚矣哉雖然明  
明者入德之始事猶可言也大中者成德之極功未易言也中一也而有  
二有大本之中有達道之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此以心之不偏不倚爲中也周子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  
下之達道也此以事之無過無不及爲中也也不偏不倚之爲大本者體也  
無過無不及之爲達道者用也體用皆曰大中何也其體無不該其用無  
不貫是以均謂之大也前哲立言每先體而後用後學用功宜先用而後  
體論語所載聖人教人多在日用常行之間曾子之學力到功深其於用  
處悉已周徧夫子乃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至此方指示以其體之一  
也爲中庸大中之學亦當自日用常行始凡所應接必求至當無毫釐之  
過無毫釐之不及積累日久無一事非中由是進進雖目所不睹之時亦  
戒謹雖耳所不聞之時亦恐懼則不偏不倚之中亦以爲無過無不及之  
本者存存而不失矣若其用功之初亦惟博於文以明經直於獨以克己  
而已先得達道之中馴馴而得大本之中後學豈易言哉雖然予不可不  
畧言之也安適其居而動息有養於中於學與俱氣之移也將不  
期然而然其是爲造詣程子堂室之端况其於予之言而實用其力可  
也不然名扁之嘉徒爲美觀記文之善徒爲虛言則非予之所望於居斯  
堂者

### 九思堂記

予自中歲聞御史中丞君之名敬慕而願識而卒未及見也至治三年予  
在京師識其子駟他日談予曰先人家東平晚爲交向郵山水營別墅焉嘗  
謂君子有九思爲立身之本每以是誨子孫駟上有三兄下有二弟追惟先  
志名所居之堂曰九思而集賢大學士郭公爲篆其扁最微一語發揮其  
旨朝夕觀省而有所警悟庶其寡過而無忝所生矣予余曰唯唯子之先  
君子所以淑其身而期其子孫者遠矣哉余之淺陋不足以既其實也雖  
然不可不畧陳其槩謹按論語所記思之目有九前之六思存心治身之  
要也後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見聞之色舉動之  
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  
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  
以聽則聰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君子之視聽言動也

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二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基  
與學者所當學而未易也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聖學之易誘者利為  
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已也情之難制者怒為甚當忿而思必不趨  
難而害已也疑而未通必問於人彼不思而耻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  
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理無不明已無不克則操心而  
心存檢身而身治聰明溫恭忠敬固無所不能也思之功大矣程子曰九  
思各專其一謝子曰無時不自省察也子命子發揮九思之旨予竊誦程  
謝之說以復抑子之先君子磊落軒昂卓然自奮有古烈丈夫之風子求  
諸家法有餘師而又稽聖訓立堂名以無改於父之道若兄若弟聚處斯  
堂夫苟因九思之名詰九思之實隨所在而思無須更而忽忘怠惰也則  
卑可以賢高可以聖且將熒燁烜赫有光于先德其為無忝也幾以加矣  
嘗寡過而已若夫動靜語默間於九者不一一致思以久蹈其實而徒悅  
其名子之先君子所期於子之兄弟者殆不然也御史諱致遠字大用除  
南臺都事江東僉憲翰林待制俱不起後以淮西僉憲而終子七一伯駟  
二驥三驪四駟五驊六駟七駟有已仕者有未仕者年月日記

拙逸齋廬記

宜黃之士樂言其邑今李侯之賢可為令之循良吏初年從事於一郡  
一道一省以至仕而宰三邑俱有聲稱其於人也惻惻閔恤惻惻惠愛救  
活其死甯育其生全性命於天地間者不知幾千人宜黃之政不皦皦不  
察察子民如慈父母讀聖賢之書若程朱之說嚅嚅有味不止涉其藩隅而  
已嘗摘周子拙賦中拙逸二字以名齋廬及來宜黃新葺茅屋三間仍揭  
舊扁雖於先生未獲識意欲得一語以發拙逸二字之蘊何如予曰君子  
由乎道義大公而不私至正而不偏無拙亦無巧也自世俗視之則以君  
子之循理謹守安分無求者為拙而以小人之肆欲妄為僥倖有得者為  
巧爾周子因人謂已拙而賦之以自實倘陳師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  
之以為過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悲可以巧拙名也哉且君子  
廉於取名嗇於取利似若拙矣要其終則有福無禍有安無危未嘗拙也  
小人巧圖爵祿巧貪貨賂似若巧矣計其後則人禍立見天刑徐及巧固  
如是乎夫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古有是言也拙者心逸逸則日休巧者心  
勞勞則日拙誰謂日休者為拙日拙者為巧哉侯其甘拙之名享逸之實

逆則真逸拙則非真拙也壽曰某也請以先生之言達于侯侯名復字序道系出女真氏今為直定人尹洪川尹綴寧尹宜都而遷宜黃丑年月日記

卷舒堂記

昔人心畫之傳於世者不少而顏魯公之字至今為天下寶豈獨以其字畫之勁而已志節如其字也唐虞文信公之志節蓋有大於魯公則其字之可矜身為何如哉卷舒堂三字公在時為其鄉人劉氏靜隱翁作也翁之二子構書塾揭名扁俾家之子弟父里之子弟卷舒間編于其間一公弟二季後先濟美好尚之超於流俗後天卷而舒舒而卷卷而復舒者以書之不可不熟讀也讀之將何求必得也而世之讀者不過以資口耳之記誦不過以助辭章之葩艷雖若幸羽悅聽視焉耳矣察其為人稽其行事宵蟠萬卷之儒或不如目不識丁之夫何哉讀而不知其所以讀也且書之所載果何言與理也義也聖義也者吾心所固有聖賢先得之而寓之於書者也善讀而有得則書之所言皆吾之所有不待外求也下然買其積而還其珠雖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日百千卷舒書自書我自我讀之終身猶夫人也而何益焉不惟無所益也甚其過者有矣長其驕長其傲長其妄誕長其險譎靡不由書之為崇彼胸中無一字者或不至是也噫是豈書之禍人哉人之禍吾書爾予不識劉之二季而吾友劉光澤稱其靜澁溫雅稱其明練爽豁則其質固可以學聖賢矣以其可學聖賢之質指式其子弟而進之於書其必能有得於書之理義而不虛讀也信公之為人臣真有得於書者也得其所得而推之以為父為子推之以為夫為婦以至為兄弟為朋友莫不皆然之謂善讀書因覽光澤之記而附予說以告夫卷舒堂中之卷舒者古年月日

致樂堂記

致樂者何聖門教人子以事親之道也樂者樂其親之心非止愉其耳目適其口腹安其身體而已致者欲其至極而常若未至也能盡是道者難矣哉銅陵胡侯伯恭家于宣善事母前憲使盧公愛道扁其堂曰致樂而於之記所期於侯甚渥也夫田蘇衣食之供旨甘滫醢之具亭榭園池之勝水竹卉木之佳筴琴謳舞之娛壘室俎豆之歡以是樂其親侯之家自有餘而侯之所致不在是自昔賢母孟母為冠孟母之賢聞至于今以其

子之為大賢也親之心孰不願其子之賢有子而賢樂莫大焉居鄉黨稱善類仕州縣稱循吏位朝廷稱良臣子能如此賢子也樂親之心豈有加於此者乎侯為善類有素矣其為循吏今於崇仁之政見之他日之為良臣不下筮而可知也侯所致以樂其親之心而盧公所謂譽顯宦成者蓋以是夫侯名愈赫仕每著兼能聲君崇仁將拜其石姓恩之如父母一日不公署則張張如有失也予因其任官之仁於民信其在家之仁於親而識于致樂堂記之左以明盧公所期於侯之意六年月日書

極高明樓記

臨川東鄉饒君仲博父昔有讀書之堂鄉先生金溪曾縣令名之曰極高明其後所江程學士為書三大字饒君之子宗曾克紹先志延祐甲寅新一樓於堂之東以貯父書移堂之扁于樓東有竹西有松春晴夏風秋月冬雪皆相宜也北則重崗複嶺起伏繚繞南則林影湖光葱蘢蕩漾龍角柏峯諸山峭崿蒼翠如畫徵予文記之而曰樓之作非為景物後晨夕藏修息游其間仰瞻名扁儼然如父師在前斷聞一言以自勗也予謂世之名其室屋者姑為是名尔豈必踐其實哉而欲因樓之夕以求極高明之

實乎吁未易言也高明者天也惟聖人可以配天極之云者俚學者窮之而至其境也然則何能極之乎吁未易言也竊嘗聞鄱陽饒氏中庸之說蓋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語為之綱而道問學之目有八八之中四言知四言行極高明者八之一也是為致知之極功盡心之能事至之有其漸求之有其方譬之斯樓登樓而觀與在下而觀者固殊矣以是為高明則未也極之極之又極之至於無可復上而後謂之高至於無所不見而後謂之明也其必心識充周而無一毫障蔽之隔其必物理昭徹而無纖芥查滓之留如身居九萬里之上俯視九萬里之下四通八達一覽無遺學者欲求至乎是豈易能哉子思子於極高明之前有所謂盡精微也於極高明之後有所謂溫故知新也是四者皆言知目雖四而實則一也欲極高明者如之何亦曰盡精微而已未有不盡精微而能極高明者也欲盡精微者如之何亦曰溫故知新而已未有不溫故知新而能盡精微者也溫而知焉知而盡焉此極之之方也何也盡心必自知性始致知必自格物始由其方而高明可馴至也夫樓之扁曰高明而予之言則卑迥如樓之扁其至也難如予之言其入也易宗曾字心道篤志勤學故予不敢默而誦



所聞以為記其母厭言之間近也哉

吳文正公集卷四十二

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三

重編

支三〇七

記

善樂堂記

為善最樂漢東平憲王劉蒼之言也善樂二者皇元治書侍御史高唐王懋德之名其堂也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天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稟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為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劉蒼生居帝子之貴長食封國之富身之所奉與韋布異而心之所得與聖賢同所以超然悟為善之樂也高唐在漢東平國之北竟有王氏者世積善懋德其賢子孫也資近道而心慕學襄在金

陵嘗從予游歷仕中外持憲河南因得歸省尊先廬又增新構追美若祖  
若父之心而其堂曰善樂翰林學士承旨郭貫為篆其扁貽予書曰德之曾  
大父謹愿謙和有犯不校族因黨問稱爲佛子年八十六而終遠迹嗟傷  
大父克肖不幸無年吾父諱祐雖嘗事吏牘而憂心長厚治政廉平多有  
惠愛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懋德承藉緒業際遇明時皆先世積善所  
致揭二字於堂額蓋示子孫以無忘先德爾先生一言識之則吾祖吾父  
身雖已死而心常不死也庶壽其遺胤不亦多乎澄初識懋德時仕猶未  
顯也固已期其必顯且意其必有所自於今觀之猶信噫末俗澆漓往往  
以奮迅青冥之上爲己之能誰復尋究水木之本原者今也近尊先世善  
慶之報而遠推先世善樂之施非賢祖父何以有是賢子孫哉雖然王氏  
先世爲善爲樂也獨善獨樂而已其後人浸浸什庸將溥已之獨善獨樂  
以及於人而兼善同樂焉此孝之大也德之盛也其尚若懋其所已懋者  
哉

且慶堂記

延祐元年秋江西行省試士余校文首闈即中楊士允都事石國器亟稱

東昌周珪之美問其詳曰其爲人也蚤試吏其試吏也在吳郡得廉能之  
譽遂陞于憲府繼陞于察院歷外臺內臺其八官也一命江西憲屬再命  
廣東憲屬其既官而復補吏也祿行其臺行省其既吏而復授官也長一路府僚初  
仕江西時迎養父母家于洪其後承臺檄吏南臺則以二親年高不願就  
而仕洪省以便養又其後被朝命官肇慶亦以二親年高不願去而寧棄  
官以終養余嚮嘗聽人評江西憲屬已知周君名及聞二君言益嘉之校  
文畢余將歸周君具書請曰珪少蒙二親之教置身風憲從事其臺省三十  
餘年幸無瑕玷以忝所生去年二親年俱八十會內外賓友奉親歡有翰  
林侍讀貫學士適至洪為書具慶堂三字扁所居願賜一言俾獲聞事親  
之道以毋貽此堂蓋余曰父母俱存是可慶也年壽俱高尤可慶也人子  
事高年之親愛日之誠致樂之禮孜孜惟恐不及此天性之固然名利身  
外物也愛之不為榮辭之不為辱出之貪恋名位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蓋  
有其人君能知所輕重而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其過人也遠哉天地之  
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心曰仁仁之所先愛親爲大移之愛上則爲忠推之  
愛下則爲惠子道脩於家其出而仕於國也詎肯慢上而殘下乎予固願

表君棄官終養之美以勸後來以勵薄俗以示人子事父母之範以愧鄙夫貪名位之心庶其有裨風教之萬一雖然余聞之孟子事親若曾子可也夫曾子之事親至矣而僅曰可于以見子道之難盡也君其益勉之也日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又有進於此者君其益勉之

謙光堂記

河南楊友直善書工詩其文蔚如也積父從事於風憲其才藝之優權勢之重人所敬慕希望以為不可及而自視慊然若無有也金陵有寓屋在秦淮之南占地甚幽車馬之塵塵市之囂不可得而于往年仕于憲臺留京師翰林不占趙子昂為之篆謙光二字以名其寓屋之室咸謂斯名蓋稱其實至治壬戌予客金陵而友直為行臺掾予觀子昂所篆因言易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它卦之占未有若是其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它卦之贊未有若是其極盛者也謙之為謙卑已尊人而已然已素卑而自卑之其卑乃所固有謂之卑已未也人素尊而我尊之其尊亦所固有謂之尊人未也

謙者地山有山之象也內蘊高高山夫豈歟於人下者哉而肯卑屈卑坤地之下外際卑卑之地夫豈卑於已上者哉而使高原平良山之上不卑也而能卑於人不尊也而能尊焉此其所以為謙而有言若顯顯之光輝耀於時也歟友直謂曰今日獲聞易之製義其不敢當也於是筆予之言以為謙光堂記

拂雲堂記

凡植物之生長長也萌於出地寸尺之卑而終焉參天常引之高者唯竹最速而易人之進位進德期於速成往往借竹自喻樂安桐岡黃氏族多業儒前後收儒效不一與可族中之表表者也環所居種竹左建書塾扁之曰拂雲吾親社子美詩言拂雲者二其一謂木其一謂竹夫木之自初生而至於拂雲也期之者以歲計竹之自初生而至於拂雲也期之者以月計長之速而成之易就者過於竹者長夕習業之要而扁此名其期儒效之速成與黃族之儒或驚名于鄉或表名于朝今以素習之業仍已試之效數月間爾不類竹之數月而成拂雲之高者哉雖然此庸人俗子之所高也大人君子之所高不在是何也位之進而高未若德之進而高也

求諸黃族於漢得叔度者為爵位可貴也豈非可尊也而人人目之為顏子  
世有位極公相而史策不載泯沒朽腐者何可勝數叔度以匹夫庶士而  
列傳著名炳如日星百世青雲之上非但一時拂雲之高而已叔度蓋以  
風氣之所薰陶資質之所稟賦而挺然特異猶如此况又充之以仁士而優  
於叔度也邪予願與可之身及子若孫位進而德亦進其高將加天之不  
可及流傳百世寧不增拂雲堂之光乎

一樂堂記

金谿朱元善父母年未六十兄弟凡七弟友雍睦頗聞於人棲于所居之  
東偏之曰一樂堂予過其家而請記焉予觀孟子之言君子之所樂者三一由乎已  
一屬乎人一繫乎天性繫乎天者最不易得故居三樂之哲幸而得是於  
天矣然能有是樂者蓋鮮也何也有父母而不知所以孝有兄弟而不知  
所以友則亦孰知俱存無故之為可樂哉吾元善蓋不如是父仕于京思  
念不置毋養于家晨夕不違兄弟之異出者一視均愛殆無乎知有此樂  
者則斯堂之扁非徒借其名而已也夫人之孝友本乎天性充之而至聖王  
賢不異也或有生質之偶合者或有好名而強為者其偶合者雖行而不  
著其強為者至久而必渝惟能充之以學則天性之愛全復其初事父母  
如古之曾閔馭兄弟如古之夷齊夫如是始可言君子之一樂矣元善其  
勉學以復其性之全也哉

百泉軒記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源泉混混泉乎泉乎何取於泉也泉者  
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為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  
為雲為雨而在地則為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  
獨下坎上艮之象水出山下其象為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  
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為山水絕佳之處書  
院之右有泉不一如雪如冰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趨而北折而東環遊而  
南注為清池四時澄澄無毫髮滯萬古消消無須臾息屋於其間名百泉  
軒又為書院絕佳之境朱子元晦張子敬夫聚歎同游於嶽麓也書而燕  
坐夜而棲宿必於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是泉也蓋非止於玩物適情而已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是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  
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

游處之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潭郡治中壞陵劉侯又重脩之侯與  
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爲人故其脩是軒也余爲之記侯名安仁字德夫  
余爲誰臨川吳澄也

閒靖齋記

閒閒者智之大也擾擾者愚之甚也知斯閒閒斯靖矣閒也者豈偷惰自  
逸之謂哉昔之人大敵厭境通國揣栗而園基別墅泰然如常人或獻言  
則去處分已定卒以東屯而濟難噫此何人也之人也非付之無可奈何  
者其智周於事而擾擾者不留於心也之人也非寡淺所能測也故知之  
者稱其和靖長筭不知者目爲矯情鎮物而已里中陳昇可承藉世資歲  
時伏膺祭祀賓客之奉不待縮而贏使愚者易地而居則且狼貪且蠶食  
且左右尚營營如蠅稜稜如蟻磨寐以思日月以觀規規焉自豐自肥詎  
肯有頃刻自寧之時毫髮自足之意哉而昇可恬如也泊如也乃日與孔  
氏之徒夷猶乎巷內又時與老氏者流澹蕩乎方外然家事靡不治也人  
事靡不應也其治也俱備其應也綽綽無憂勞之跡而亦無廢弛之明無  
憂之懷而亦無忽忘之病吾友虞子及爲名宴休之堂曰閒靖予懼夫  
人之以偷安自逸爲閒而與所名不相似也夫自逸者百務所由以墮群  
蠹所由以滋也務閒蠹滋在易爲蠹蠹則事多雖欲靖可得耶靖之爲言  
安也謀也隨處能安隨事能謀惟優優而治綽綽而應者能之優優而治  
綽綽而應非智其孰能若是洪水之平勤莫如禹孟子以爲行其所無事  
無事者何因其自然也是以身雖勤而心閑故曰智之大也智者之閒閒  
者之靖爲國爲天下有餘也而况於家乎彼擾擾自爲多事曾何足以窺  
其藩弊弊焉以終日役役焉以終身愚亦甚矣噫

雪香亭記

洛陽名園名花之盛自唐以來常爲天下最宋既南渡逮于金三游惟兵  
禍殆不能如舊也然地氣得其中正民俗習于承平故雖僅定小康之時  
士大夫往往亦脩治亭臺以爲游觀之適楊獻婦河南舊族居後有園植  
梅其間無亭構亭曩時郡守東平嚴侯爲書其扁曰雪香雪梅之色也香  
梅之氣也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前之詠梅者云尔遙知不是雪爲有  
暗香來後之詠梅者云尔語略轉而意愈超詩人固嘗以白雪香詠梨花  
而梨花不敢當也則悉舉而歸之於梅蓋梨花能如雪之白不能與雪同

時而白也深冬凝冰衆木枯槁兩間之生意索如而梅也傲極陰於方落  
回微陽於最先魁百卉而得春冠三友而獨皜色之白氣之清士之素  
特異芳譽遠聞者似之嚴侯之以此名亭也豈非欲揚氏世世爲清白吏  
乎獻卿官大都官外省無汙玷而有聲稱子益試仕于風憲也亦然其可  
無愧於侯之所以名亭者哉夫洛陽之園自昔相夸以富貴豔麗之花爲  
甲也今不取於富貴豔麗而取於清寒孤潔嗜好與衆殊絕矣獻卿諱慶  
實終南陽府判官其子請記此亭者章父之美堅已之操也予亦樂爲之  
記者洛陽之人競愛牡丹而楊氏之亭獨因梅而名于以見其爲清白之  
家云

致存亭記

故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篤行而能文家富而身貴年七十一而終  
翰林承旨姚端夫既銘其墓集賢待制馮子振又表其墓而予爲撰墓誌  
之碑其子大府監左裁庫提點毅臣奉樞筵于陂陽鄉君封里奎塘之原  
立屋于墓近以諸人所撰碑志等文刻石寘于其間而扁曰致存之亭蓋  
曰是子致愛於親隨其所往如見親之存云爾非但祭祀之時爲然也古  
者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近世人臣之家非有旨不得立廟祠於家者止  
曰祠堂或屋於墓所而名亦祠堂非也蓋墓有裝省而無祭祀亭者得也  
展省之時憇息于此名之曰亭爲宜而亦以寓孝子事亡如存之意俟之  
子追慕不忘苟可以顯其親者無所不至可謂致愛已矣祭祀則如見親  
之存於家展省則如見親之存於墓亭扁之揭豈徒虛名而已哉

恭安齋廬記

恭者禮之端禮者恭之理其在於天爲亨之道火之神而人受之以生者  
也恭未易能也故人之爲恭者必勞勞則非安也安然爲之而不勞者恭  
之善也彭城彭克溫威鄉襄客廣陵與學佛之徒游而爲號其齋居之廬  
曰恭安恭安者吾聖人之盛德彼佛者乃能言之是闢吾之門牆而可與  
俱者也彭君今從事于江右憲府問予以恭安之說予可易於言乎昔之  
人蓋有象恭者矣象恭者其恭也僞亦有足恭者矣足恭者其恭也浮二  
者皆非也堯之允恭恭之出乎誠者也文王之懿恭恭之合乎中者也此  
大聖人之所謂恭也堯傳之文王文傳之孔子也吾夫子之恭文王之  
恭也堯之恭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恭而安者也學者雖未易希而

不可以自畫也亦在乎行之習之而已必莊恪必詳謹勿慢侮勿傲情  
之以習之孰既久且孰將不期然而然則恭安漸可希矣吾夫子大聖人  
之資備陰陽之德其恭之盎然而溫者如春之和其恭之儼然而威者如  
秋之肅和之中有肅焉故曰溫而厲肅之中有和焉故曰威而不猛夫正  
陰陽之德兼備而不偏其恭也何往而不安豈君以溫為名以威為字  
名其字其齋居之號有志於希聖也予惡得不樂為之言而勸其進哉

明明齋室記

樂安士劉楚南名其齋居之室曰明明而求言於予予語之曰人之所得  
於天者五水之神曰智火之神曰禮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土之神曰  
信智為之始者天一生水也人性之智象水之明水之所以明者內無所  
留藏外無所振蕩故尔人之有智凡內體不塵穢外用不錯謬亦以其能  
盪能靜也儻不先以敬為務使內有主而心常盪外不撓而心常靜則如  
水之有泥留藏於其內有風振蕩於其外汚濁波流無毫髮淨室之要無  
須更安定之時縱令讀書進事格物窮理聞見雖多而心識愈窒何明之  
有程子曰明得盡孝查便渾化邵子曰能盡聖人御人國人古今之情而

已之淺予去一二十六三四十去五六去七八矣既盡天地之情而已之  
洋無可得而為焉二先生之實用功每見收效者如此是之謂明明明明者  
明其本然固有之明也明之之法如之何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已楚蘭有  
志於斯乎其詳玩深味於予之言哉

凝道山房記

永平鄭族鵬南嚴重清謹為特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  
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言而扁之曰  
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  
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  
意寧不以予言請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  
之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向  
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  
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  
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  
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

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  
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  
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畜愚不肖之不賢知若者何也能  
凝不能凝之異尔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凝之之方尊德  
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  
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脩之方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聖之  
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  
學奚可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  
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學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  
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  
一乎敬而道問學兼夫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至  
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傳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  
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  
也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人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心樂堂記

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四

支三〇七

重編

記

心遠亭記

人有混迹世俗之中而超超乎埃壘之表者亦有遁迹幽閑之境而役役  
乎聲利之途者是何也心與迹異也均是人也或迹近而心遠或迹遠而  
心近居屠肆而亦視三旌者何人也迹非遠也心則遠也身江海而神馳  
魏闕者何人也迹非不遠也心不遠也君子之觀人也惡可于其迹不于  
其心哉夫以芳草而雜艾蕭以獨清而汨泥滓自迹而觀雖楚三閭大夫  
之繁安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邪遠遊之作乃与世外飛仙者俱而翱翔  
寥廓之上其心之遠何如也君子之觀人也詎可于其迹不于其心哉晉  
陶徵士猶楚原大夫也徵士少時作鎮軍參軍而經曲阿為建威參軍而  
經錢溪因長史奉川而欲遊目於中都昌嘗遺世絕俗而志天下也義熙  
歸來之賦蓋有不得已焉結人境之廬而能絕車馬之喧何哉喧寂在心



不繫乎迹也故曰心遠地自偏東籬之西南山之北悠然真意誰其知之  
嗚呼遠矣國學生成克敬家陽山之安陽斯亦不離乎人境者作亭而名  
之曰心遠陶子意矣夫陶子卓行之賢也生日与胄子講聞乎聖學豈止  
希賢而已雖然陶子時運暮春之詩慨想清沂詠歸之樂孰謂陶子不知  
聖學哉生其有志於陶乎勉之

### 順堂記

魏郡李壽制之子郁尊第顯率群弟以事親左右無違京兆蕭維斗以順  
堂名其居王伯益謂予曰某与郁生同鄉及同舉純篤人也幼書而博禮  
一家愉悅雍睦名堂者蓋取中庸父母其順矣乎之義子能釋一語以詒  
之乎予既禮辭為之喟然嘆曰上古神皇聖明人文始畫乾坤以象天地  
之德曰健曰順而已矣五常首行一由是出至哉順之義也達乎物我達  
乎內外達乎遠近達乎上下一毫無所拂逆謂之順就一家而言妻子順  
兄弟順父母之所以順也一順之者宗族稱之黨里稱之難已今也時之  
頑產其名稱之執友誼其實乎安得不為之歎而嘉李氏之有子也雖  
然順一也行之有五致焉致其愛致其敬致其樂致其勤致其懇能是五  
致於順其幾矣抑猶未也子之順乎親未若親之順乎子也親之順乎子  
未若子之順乎道也子順乎道心与道一親喻於道心与親一順之至也  
幼書與博禮與予之言庶有合哉

### 可堂記

鄱陽徐君治易祖程宗項而旁通邵子經世之書其意言象數全易也於  
邵焉得其數於程焉項焉得其言易之道思過半矣然君之學無所不窺  
才無所不宜宏偉倜儻年耆而氣壯志在當世未獲一施屈其能長書院  
文事大興上名于天官又有以君易說進者薦以不次君至京師視紛紛  
干進之徒十之九與勢利朋密遠其書箴之箴笥而不復以聞常調調寧  
越郡教授浩然而歸謂予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可堂問其故曰可仕則  
仕可止則止吾師孔子也噫君真不虛讀易者矣可者易之用也雖然可  
有三有道之可有時之可有身之可身可時不可不可時可道不可不可  
可者何可於道而已若時若身徇乎道者也而行是三可者又有三可焉  
有聖人之可有賢人之可有士之可聖人者如氣序之寒熱溫涼如物品  
之生長收藏萬變不常而莫知其然人見其可實無可也人見其不可實

無不可也。是之謂聖人，可賢人者，可其所不可，其所不可，是之謂賢人。之可士也者，審其可而可之，辨其不可而不可之，不可而可，士豈爲是或是之謂士之可君之，或仕或止而惟其可，其爲士乎？爲賢乎？爲聖乎？一既諸易而已矣。夫易六十四卦非止爲六十四事用也，三百八十四爻非止爲三百八十四人用也，變而通之一斯萬殊，而本之萬斯一，士用之而爲士，賢人用之而爲賢，聖人用之而爲聖，識之所造力之所到，深淺不同，而其道一也。然則君之仕予不能必，其可君之止予亦不能必，其可而君之用易予所能必也。士而賢，賢而聖，均之爲用易，則均之爲可也。君所謂可，蓋如是乎？君曰：然。予所言吾所志也。請以子之言誌諸吾之堂，之祥君之名，與用其字也。

### 思存堂記

和靖書院山長吳希顏曰：吾之大父葬曾大父於靖安里之存山，築室墓傍，環植萬竹，扁其楹翰林承旨趙子昂爲書萬竹寓隱四字。吾父歿復葬山林麓，今爲歲時展省薦享之所，而名之曰思存。敢求文以記庶其不泯。予曰：懿哉！子之名斯堂也。夫孝子慈孫之於親墓，以歲其躰，鬼廟以栖其神。

魂隨所在而思如見，親之存焉，故曰事亡如存。又曰致愛則存，而子又謂孝莫其親者無一時而不思，亦無一時而不存。豈特於省墓享廟之時而思也哉！一舉足不敢忘親道，而不遊，念言不出惡言，不反無往而非思親之存也。蓋致敬不忘者，事親之盡慎行，思辱者立身之孝。有事親之孝，無立身之孝，雖孝猶未也。予嘉子之名堂，而庶子之孝心，乃筆之以爲記。

### 姦岡堂記

陳德河之父宅于臨川山之陽，德河有其先廬，既完且美矣。而以棟宇之構迫近於山，每歲春夏霖雨山水衝射，疑不可久處。乃相居宅之左，度溪而南，不半里間得廣衍之地，而改築其地，曰姦岡。平時中特起高阜，溪水界其後，山無所復之，其勢之止，其氣之聚，固宜有來其旺者，而得可定居焉。仍以昔之名地者，名其堂，而請記於予。予謂地之名舊矣，而堂之名則新也。其語蓋出鄉俗之所呼，其名又非圖志之所載，而予何可以妄言之也哉！請不置，則姑即其名，而稽諸字書。土高曰姦，山脊曰岡。夫自廣衍之土騰躍而上，聳拔而爲岡，斯可以遠絕埃塵，頽視培塿矣。然予觀詩人所

詠周雅魯頌皆以如岡為期望之辭何也岡之從耳按特起不有似於初造  
之隆者乎岡之常永不虧不有似於保守之既者乎雅之所謂卑厚多益  
頌之所謂黃髮台背大耋期其祿之有常年之有永也德可嚮嚮乎詩書  
之味馳騁乎古今之跡何理弗瑩何事弗鑑也常字其家之富求保其身  
之壽有合乎詩人之所期則豈岡之實吾得享而有之豈但能取豈岡之  
名也耶豈岡者積土之高以成山之高也享有豈岡之實而常守其富永  
保其壽者如之何亦曰不自高而已矣予又擬諸易象三士之在象坤山  
脊之岡象艮坤上艮下其卦為謙謙也者慊然自卑而不自足也夫苟慊  
然自卑而不自足則惴然戒慎之心生焉惕然省察之道行焉凡一毫有  
違於禮法而能害于家者不敢犯也一毫有動於氣血而能損于身者不  
敢肆也何敢嗔然自恃其家之豐且大身之壯盛而謂莫吾若哉一謙而衆  
理無不該百事無不善人所好也鬼神所福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  
唯豈岡乎

弘齋記

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吾之所以為心也苟不能充其

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善  
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眾矣夫與天地之同其大者心體之本  
然也心之與理所以貴乎弘也與心量之不弘也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  
嗚然自足盈溢於傲謂人莫若已也此無他甘心監陋不足以截財故耳  
惟其弘也足以愈多而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蓋心量寬洪而其容  
受無限極也集賢傳讀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詩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  
其齋者之所曰弘按曾子之言弘與毅不偏與中也毅如乾之健弘如坤之  
廣毅以准其德弘以居其業不毅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弘則容量  
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燔字敬子登科  
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于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說於是文定歸而  
取弘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善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句哉文定自揆其  
平日所學類近於毅而或歉於弘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  
之義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弘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弘齋之意乎前  
修之已事可發固不待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  
證以誌于弘齋之屋壁

種德堂後記

古稱臯陶邁種德而後世或借種德二字以嘉善人夫古之種德者種之於民後之種德者種之於家種之於民者天下蒙其惠澤種之於家者子孫受其福報鉅野李氏之家素積德其先諱成教子孫力穡勸書周姻戚之貧乏而代其徭役其嗣名珪名璧俱克承先志親歿數年而兄弟同居同財無間言重表輕利一如其父於是鄉之儒特書種德字而扁其堂蓋以其再世種德如嘉穀之既種則其苗之芃芃禾之離離可計日而待也李氏資用饒裕而成之孫珪之子曰好義治進士術漸可媒仕其富其貴將兼有焉所謂種德於家而子孫受其福報非邪且種者心有穫理固然也雖然種之後獲之前豈無所事哉既種不可以不耨也耨之當如何亦務學而已矣故曰義以種學以耨為義而不講學猶種而弗耨也學之當如何亦崇德而已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外乎德非君子之學也若祖若父之德雖自天曾而出若子若孫之德必自學力而充也質之美者種於昔學之薦耨於今其穫也寧不十倍其公乎不然芸而滅裂實亦滅裂種之之種非不嘉也而耨之之功有弗至耳勉哉其其業韓子之言也

好義從予學故誦斯言以勸

自得齋記

盛昭克明因孟子深造自得之說而以自得名書室克明之務學也有年矣今觀所扁之名其志不亦甚大其義不亦甚奧矣乎予考之經史傳記自之義有三有所由之自自誠自明之類是也有所獨之自自省自訟之類是也有自然之自自化自正之類是也孟子之言自得亦謂自然有得云尔何也天下之理非可以急迫而求也天下之事非可以苟且而趨也用功用力之久待其自然有得而後可先儒嘗愛杜元凱之言意其有所傳授其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嚴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斯言殆有合於孟子自得之旨欤優柔而求者不以速而荒使之不知不覺而遂所求嚴飭而趨者不以餒而倦使之不知不覺而達所趨若江海膏澤之浸潤者漸而不驟也逮至膠舟而遇初水之釋解牛而遇衆理之順則膠者渙然而流動解者怡然而悅懌無所用其功力矣此之謂自得然自得者言其效驗而未嘗言其功力也非不言其功力也未易言也故但曰以道而已以道者循其路徑

以漸而進也君子固欲深造也豈能一蹴而遽造於深也哉其必進之以漸而待之以久夫思之思之又思之以致其知以俟一旦豁然而貫通勉之勉之又勉之以篤其行以俟一旦脫然而純熟斯時也自得之時也克明其反自得之效驗歟蓋亦先於用功用力之地而加思勉焉

### 養正堂記

京尹耶律氏名其別墅之堂曰養正前參江浙行省政事時翰林承旨趙子昂為書其扁今於京師徵予記之余惟養正二字肇自聖人傳易之辭誦習進脩之士有終其身莫能究察履踐者尹以公侯之貴乃能爰揭斯名朝夕瞻翫其志趣之超於人也卓哉余未獲步斯堂曰斯扁繪築構之規模稽完成之歲月於是演暢堂扁之義而為之記蓋聞邪者正之反也偏者正之隅也事違於理之謂邪心倚於物之謂偏故夫正之為言有以事言者有以心言者所行無邪事之正也所存無偏心之正也正之名一也而正之實有此二端焉所養之正其事欤抑心欤曰事之無邪為之而已不待養也心之無偏為非養之於素養之於漸則豈能燭至哉養正云者養其心也凝然在中不近四旁是為心之正喜怒哀懼一有所偏非正

也未正之前不失其養既養之後斯得其正矣正之所貴乎養者何也若地之養禾然不可無雨露之滋也不可無糖棗之勤也若山之養材然不可有斧斤之伐也不可有牛羊之牧也方其靜而無思望敬以直其內及其動而有為也不可不養之於外也養之於外如之何亦在乎所行之事一皆無邪焉爾蓋必行無邪之事而後可以養無偏之心也外之無邪與內之無偏雖不相同然不相悖而實相資也凡不可以質諸天不可以語諸人者邪而不正之事也於邪而不正之事不肯為此養心之道也養之之久則渣滓淨盡本體渾全正而不偏之心又豈俟他求哉堂之扁斯名也固將既其實也余言其可盛乎庸敢述聖功之實以論而繫之以箴其辭曰心之正體明鏡止水未發而中焉有所倚下聖一等或不能然用而善養體則罔偏以義勝利以理制欲外行必果內德斯育滓澄水淨塵掃鏡空不南不北不西不東蒙養聖功繇此臻極尚其勛哉安慶仁宅

### 香遠亭記

鄱陽陳廣居家有園池之勝池中種蓮池上構亭扁其亭曰香遠而請予記之予謂周子以蓮比君子其狀蓮之德曰中通曰外直德之備於己者

也曰出於泥而不染曰濯清漣而不妖德之不變於人者也其香之遠猶君子之譽遠聞蓋德之徵驗焉夫德必先有其本實而後有其徵驗欲譽望之聞如蓮香之遠者必其有君子之德也君子之德如之何靜不蔽於物而此心常明也蓮之中通似之動不違於理而凡事悉正也蓮之外直似之雖与汚世合而不為所汙雖与流俗同而不為所流也蓮之不染不妖似之德如是位望其有不遠聞者乎且蓮香之遠也聞於尋丈而已德之香則始乎一鄉達乎一國遠而可法於天下又遠而可傳於後世矣昔如蓮香之遠也哉廣居今為蒙古字學教授方當習譯鞫之語而乃慕香遠之蓮倘因周子所愛而其有慕而思焉而學焉而悟焉而得焉將見無處不香無時不香香之遠無更遠於此者於蓮乎何有

仁壽堂記

金陵之人世積仁厚者王氏為首稱王子淵深源之家有堂名仁壽予昔与其弟子清寅叔游今与其弟子霖起岩游見其季父仁甫之善行又聞其先翁國濟父之遺事於其人而知王氏世積仁厚之實李桓仲蒙介士也明子深源之先翁諱君父去尔號長者其先汴人宋南渡徙雪川再徙金陵

勤儉殖生以致饒裕周人之急餅而與不吝至元間郡既降兵猶散掠郊外有秦氏者舊曾識面為兵所執求資靡准將就戮秦始云有白金寄她戚家願借往以索兵粹秦徑抵翁所秦處屋叫呼急活我急活我聲甚哀翁惻然與憐出迎軍校坐啗以酒肉衆咸感喜言及索金指秦喻之曰彼貧人安有寄物即非吾姻戚也汝所需幾何當代輸以易其命衆感動許諾再白金若干秦獲免死又有許氏者嘗客于門妻子被俘翁遣人賫金帛遍地尋訪竟贖之以還許之家已毀資以牛六十蹄角令歸治田許得復業後成富家秦許之子孫至今不敢忘德而外人鮮知之者其生平陰德多類此其生晚不能悉也予聞重蒙言嘆曰世有若人乎以是翁為兄宜其有仁甫之弟也以仁甫為弟宜其有若是之兄也仁壽名堂不忝矣一日深源請曰子淵為人子弗克揚父之美常悒悒于懷先生幸知之敢請紀此遺事于仁壽堂之壁俾後之人世世鑒觀之如之何予曰可也仁之施不一而壽之報有三年齒者至老一身之壽也世業以長一家之壽也子孫蕃延一族之壽也深源意度坦易小識明敏不墜先德年出六十願若童孺皆用源源而流通生兒家聚而賢才所謂一身之壽一家之壽一族

之壽人蘄享其一而不可得者且將備其三而不為難天之報王氏方殷也雖然天之於人也如土之於木栽者培之入之於天也如器之於水虛者受之深源既知所以光其先益思所以淑其後化所居之里為仁里拓所至之域為壽域皆此一堂之仁壽為之基勉之哉深源曰敬聞命矣乃書以遺焉

密齋記

馮府勒萬里名其齋居曰密前翰林之屬歐陽南陽因教授傳民善而講求密之意予曰有其名必有其義究其義宜識其字識字者古之所謂小學也予幼嘗學之矣今以小學家所學而告于學大學之人其尚無念字由密而生山之下諧必聲者室之靜也山之上諧必聲者山之用也密密二字通用故周密之文作宓而靜宓之宓亦借用洗心退藏於密者靜密也幾事不密則害成者周密也靜密者心不膠擾之謂周密者事不疏漏之謂二者固宅心之要法處事之大方而行之不保其無弊靜密之弊寂滅而絕物周密之弊詭秘而自私密而或若是不可也惟中庸言密察聘義言緝密其義與周密之義同以密察之密而析理則分辨精微精而

彌精以緝密之密而治身則備省詳悉已謹而彌謹精而彌精詩之如切如磋也謹而彌謹詩之如琢如磨也此則密之所以為密而大學之所以為學者名齋之君子倘亦有志於斯乎

觀後樓記

物之生始於根人之生本於父夫物春而發榮夏而巨茂秋而成遂比皆生意之流行也至於冬則伏藏固密而歸其根是之謂後而來歲之發榮長茂成遂皆於此乎基人之本乎父亦猶是也自幼而壯自壯而老學行足乎已事業加乎人德至於為聖為賢位至於為公為卿凡所能為者皆吾之一身而吾之一身即父之身也故曰身也者親之枝也然則親也者身之本其猶嘉植之根身是以君子之於親也事生而致其祭送終而致其謹追遠而致其嚴者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高安陳以忠孝行疇昔考於其親親歿而猶有終身之慕人為蒙山銀場提舉創樓於公廨之側面池背甍峙乎其右者大蒙之山聳乎其左者鍾秀之峯也畫以圓明大室退食之餘宴坐其中悠然而遐思以不忘其親樓經始於延祐乙卯之冬落成於今茲丙辰之春而扁之曰觀復

尚古堂記

人之所尚有萬不同尚名者進取百途以勸於升尚利者計度百端以斷於豐其他小術末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人尚之終身而不厭嵇康之達也而鍛劉毅之雄也而博則其下者又奚足怪夫其所尚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卑者所尚亦卑宜春黃元瑜循循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以求異於人而其尚自有與人不同者若名若利若小術若末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之尚作堂於所居之偏聚群書及法帖名書充牣其中而扁其堂曰尚古予聞而嘉嘆焉蓋人之所向者今而元瑜之所尚者古彼尚今者喜其快已喜其尚俗而笑尚古者之淡且迂夫孰知淡中之至味迂中之至樂哉孟子言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尚友古之人斯堂之名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瑜之所尚固已高於人而予又為之次其品法帖名書古矣而未為古也古者莫如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春秋古管史非司馬迂班固以中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孫通曹褒以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之五七言也經為上古之書易經為三古之易古吳古林此孰有出其上者黃氏之子若弟沈浸乎是含咀乎是因古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入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異此尚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與尚今以誤其子弟俾日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奚啻九地之視九天也哉元瑜名壁而推茶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為予言其作堂之意而予筆之以為記云





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五

重編

支言口七

記

慶原別墅記

新淦龔翁舜咨貽書云去家三十里許介新淦樂安之間有名山隆中形勢廻復山麓有秋四時不涸心樂其地營別墅焉將逸吾老於斯他日幸得全其天年而歸於斯也榜其屋曰慶原敢斬一言以療吾癖予素聞舜咨喜唯水今慶原之偏寧不謂人傑因於地靈而期演子孫無窮之慶乎閱書竟與龔之客鄒志宏可道言曰則儒或詆葬書本骸得氣遺體受陰之說蓋未之思也程子知道者以為地之美則其神靈安而子孫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此言与葬書之說何異夫以慶之原於地為非者非也以慶之原於地為然者亦非也得地於今延慶於後是慶不自天而可以人力致也然則慶果有原乎抑無原乎吾夫子言之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者慶之原也何也地之吉可遇不可求也其遇不遇由善之積不積

尔嘗見富貴之家禮葬師擇吉兆自謂子孫可保數百年富貴然不旋踵而遂陵替祖父之用意福其子孫者乃所以禍其子孫也此無他善之不積天其肯以吉地福之乎凡興盛之家其始嘗嘗有意於求地故而天自畀之非人之私意所能求而得者也鄒可道曰舜咨弱冠失父卓然自樹能亢其宗萬變紛紜而生業愈裕苟有一善輒稱父訓家之寶器必識父之名號于底毋宋氏早喪結廬墓側晨省如孺子暮劉令君將孫文其碑辨極悲愴初叔父与其父同甘苦立門戶父既終尊奉叔父如父叔父亡又恭順其兄兄亡又狀植其孤慨世降俗薄族人不收疏遠之侮就高祖墓躬構追遠亭歲時率族羅拜誥一族之昭穆劉提學岳申為叔其意必出樂安龔坊程承旨鉅夫書涂龔坊三字表其閭不忘所本也長子衛天功子衢任石城縣教官生三孫命弟三孫為長子後其於倫紀之篤有如此者招致名師接待四方賓友來者既衆居不足以容則改闢增創園池亭館諸賢皆有詩文花木游觀之美非專以奉已也暇日領客焚香啜茗觀畫共賞清勝花晨月夕觴詠相驩其於交契之厚有如此者嘗受天全招討使經歷不赴一造京師謁中朝諸公不干進而去識者高之比其南

還多有贈言其器識之不休於外慕有如此者讀書通古今之詩句律稔要集名桃源漁唱竿指往來辭翰俱優而猶以記未博語未文自慙其志趣之不厭於內脩有如此者予謂可道所揚舜咨之善予所欲聞也今復舉善之一言指為慶之原者善善也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舜咨嘗以心一倅其字心之一則其固有之善具存而憂已獲物一一純乎天理之公路無纖毫利己之私若其倫紀之篤交契之厚器識志趣之不群固皆善中之一端也夫如是則心合乎天而天之福龔民者如水之汨汨滔滔而來也斯其為慶之原也歟此之吉不待求而自遇其慶也非原於地之吉原於心之善也可道曰大哉言矣其可憮舜咨之所蘄也夫請書以遺於是繫之以詩詩曰猗猗舜咨擬接之資有光其先超越等夷廣交好賢幼書工詩表表已偉謙謙益里靡靡俗學空博尚鮮予詭舜咨學不在茲本心至善天命之性孳孳為善古有大聖鷄鳴而起未與物應為善伊何曰惟主敬曷其謂敬心一不二吾聞舜咨以此自勵一者無適一者無欲惟心之一萬善具足亟養堯舜克建象決川淨盡已私上合于天惟心之一惟心之善其原深遠其流遠衍其流遠衍施及孫子孰為慶原心一是已

十章章四句

相泉記

吾鄉吏部侍郎李公家在巴山之陰山下有源泉自南而北可十里許達于宅西乃自西而東逶迤宅之南合于大溪而復北流侍郎之從子陽春令濤工於詩扁吟屋曰蒙泉以其泉自山下出也陽春之孫允思追念祖先扁所居曰相泉蓋鄉人敬漢尚書蔡叔元山嶺祠之為仙山麓祠之為神叔元諱巴嘗為沛國相避神之諱故謂巴山曰相山而巴山下之泉謂之相泉焉昔陽春以卦名名泉者疑取果行育德之象今其孫以山名名泉者不忘繼志述事之孝也夫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孟子稱泉之德行如此固陽春之所願果育者也允思持已溫謙應務通活所繼所述無忝於祖吾將見其如泉源之有常吾將見其如泉流之有漸斯泉也蒙卦新象也亞聖所稱也孫之所名即祖之所名也其源混混其流涓涓世世不竭是為李氏之相泉乎允思字汝德云

墨莊後記

莊之為字州下諧壯聲蓋州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致飾曰莊路途

人

之六命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義理而為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而為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而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而用有三志之高卑各異爾古先聖王之率其民以義種仁穫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甚大也後人謂經訓乃文章之蓄蓄抑末矣况以青紫之拾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蒙歸功於稽古何為小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天俦曰其家所藏書為墨莊而勗其子以學殖速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故中書令又公非先生故學貴者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儒宗所以用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朱子契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而不在于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曹一丞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弘持朱子墨莊記來示勸予增益其語予遵數月而不敢措其請不置於是書此

于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能奪也疇昔黑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令讀書斷斷乎不志於下邳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於周公孔子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觀其道畎之春畊仁穀之秋熟也邢

西園記

園也之勝非有補於治道也而君子之觀治或以驗焉豈不然哉臨川山水清遠不以險固為恃田疇之力完厚歲之出者敏博其風俗尚文雅昔多大儒先生以為之儀則而又涵煦國家德澤之盛者數十年居是郡者宜必有名勝之士治亭榭樹花竹以極視聽之娛者焉然而予數過之未聞有園也之可名者也將昔人之風流漸泯矣或繼之將孤迥自處者以山川之奇為已足賦薄於役心事耳目耶將敏為生徇勢利而不暇為此也以江左之名郡而又當國家太平極盛之世幾復有寡陋之嘆者可也延祐戊午余復過焉各始以棠溪饒春翁西園為言者於是知其締構之壯麗樹藝之瑰異賓客之盛游覽之樂而又得園之主人能以文學世其家嗟夫余固疑其有是而予未之聞耳夫力足以為西園者非止一棠溪也而饒氏獨以西園名者存乎其人也出棠溪之為棠溪非一日矣而西園之勝獨見名於今日則遭時升平故也不然其孰能有此而樂之也哉予將求訪於西園之上下以歌詠聖朝安富之盛而下為棠溪極其盛以賦焉則俟予重過可也

小隱源後記

撫州金谿縣東二十里朱氏族望於其鄉昔有倜儻不羈之士前乎崇寧大觀之時挾弓劍策駿馬走大梁之墟意將頡頏取世資竟不偶則歸治園也高館植奇花異木名之曰小隱源日與賓客飲食宴樂而以仙翁自號身既死子孫不能保其族人所有垂二百年其族之賢子孫得之新園池亭館如舊仍其名不改也有客過之言曰夫所謂隱者道不行身不用潛伏而不見也非求顯不顯之謂所謂仙者鍊氣銷質不寒不飢離群絕俗高騫遠騰逍遙乎山岩海島之中縹緲乎烟霞雲霧之表人不得以見其彷彿聞其依稀其視人間一切所有同於查滓蕪壤汗穢臭腐之物棄之若遺而惡得有如朱翁所有者哉今子復能有翁之所有而不改其名也何居士者曰小隱吾家舊物也物如舊名亦如舊矣以改為且昔吾仙翁樂於此吾將於此延師儒講義理聚宗族鄉黨子弟來學養而教之其樂

又有大於昔吾於仙翁之小隱名雖因實則華矣客曰偉哉子之是舉也  
因先代名德之厚也不私耳目之樂於已而公理義之樂於人識之殊也  
雖然子之志安在或謂五代實禹鈞嘗為是舉多所造就一家五子俱顯  
於宋初此為可慕若子之志如是則陋矣五代之季干戈紛紜誦息絕  
實氏於斯時篤義方之教而及乎人亦為可尚當時所教者何人所學者  
何事一家所成不過如儀儼輩矣足多慕邪今文軌大同自京師至郡邑  
詩書理義之教洋洋盈耳子與私塾以助明時大有裨益而後可何也所  
教所學必有異乎今之所教所學者也主者曰可得聞與客曰乾淳紹慶  
間大儒學徒徧東南今其書行天下人人誦說然其所教所學徃徃非世  
儒之所與知與能子之是舉將以助於時也將以光於宗也充此志也所  
造所就果有如洙泗之門顏曾閔冉其人乎上也果有如伊洛之門謝朶  
游楊其人乎次也不然昔之源既徒為是詭激假託之名今之塾又祇為  
是鹵莽滅裂之實後視今猶今視昔也其何能有以光於宗而亦何能有  
以助於時也哉以斯源也為斯塾也教者何以教學者何以學非可以鹵  
莽非可以滅裂此朱氏也彼朱氏也安得起雲谷遜翁於九原而問諸主  
者曰客之言是也小隱翁曰子平今主者元善元善之弟受益來游為言  
道其顛末遂記之

景雲樓記

初毛侯總戎柄長萬夫居松滋二十餘年其弟自廣平奉二親就養官所  
疾之悅其親者無不備至有游處之地有寢息之室又建一樓以極登臨  
眺望之樂二親既以壽終禮葬畢侯驅馳王事于外弟留佐戍慕守壻墓  
越數年樓敝敬而大之以書問名於伯氏侯泣然曰吾尚忍名斯樓也邪  
斯樓也吾親疇昔之所登臨眺望者也吾嘗觀唐史狄梁公登太行顧瞻  
白雲孤飛而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而去古人懷親追遠之心無一時  
而或替今吾親已歿而樓復新吾尚忍名斯樓也耶無已則取梁公顧瞻  
白雲之意而名之曰景雲志不忘吾親也時侯年踰六十而有孝子終身  
之慕侯於是過人遠矣臨川吳澄曰漢諸葛孔明自比管樂人莫之許惟  
知孔明者信其然孔明卒無忝於二子而又有光焉侯之竊效梁公亦猶  
是梁公唐社稷臣其忠之盛皆孝之推也侯歷官臨事悉心竭力固已得  
移孝為忠之際俾當大任決大疑其不為梁公矣乎然則侯之自期豈止

名一樓而已哉侯名淵字巨源弟名洵字巨濟樓之末名景雲也曰先月樓

### 山間明月樓記

龔舜咨居于新淦之遠郊志氣卓越嘗游京師將有命自天而登仕版矣一旦幡然而去別予於禁林曰吾欲歸玩栖碧山中之月予甚高之贈之以詩末句有云浩歌歸去渾無事栖碧山前月上東舜咨既歸而余亦歸過客來言舜咨有樓扁曰山間明月予味其樓之名益高之夫萬古常峙者山也萬古常明者月也眉山蘇子指山間明月為用不竭之無盡藏是矣又謂月之盈虛如彼其卒莫消長則不無疑焉月固無消長也而豈有盈虛也哉右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朔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弦之月為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晦之月為全虧倘能飛步太虛旁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尔曾何損於月哉登樓玩月其亦有悟於斯乎若夫春之花月夏之竹月秋之桂月冬之梅月影淡香清興致無極足以快賞心足以供樂事如蘇子之所謂用不竭此衆人之玩月者而已客喜予言書以貽舜咨龍琴主与客試共登斯樓對酒浩歌而以予之所言問諸月

### 蛾眉亭重修記

姑孰之水西入大江其內有山突起曰采石橫遏其衝江之勢撞激勢射浩蕩而不可禦山之骨峻削刻露嶮絕而不可攀其下有磯曰牛渚晉温常侍嶠然其燭恠之所也其上有亭曰蛾眉宋元祐張守環之所創也俯眺淮甸平睨天門一水中通三山旁翼脩曲如蛾眉狀亭之所以名也樓險而臨深凭高而望遠水天一色景物千態四時朝暮變化不同雖巧繪莫能殫也頻江奇觀未能或之雙者元祐至今餘二百年亭嗣葺蓋亦屢矣延祐五年秋予舟過之又得寓目而慨亭之將敝也明年夏留金陵姑孰郡疾命其家持書抵予曰采石鎮距郡三十里自昔號為重地多事之

際英雄豪傑鷹鳥揚鬣調承平之世韻人勝士醉吟醒賞流風驟可想見蒙  
恩守此土幸與千里之民相安境內凡有前代遺迹不可坐視其廢壞城  
眉亭三間棟之朽者易瓦之闕者補矣壁之墜者今以礎瓦矣塗之以堊  
繕之以楮肇謀於歲初訖功於春杪一時聞者樂趨其事中朝達官大書  
其扁亭與名額煥然一新重修歲月不可以無述敢徵一言惟侯嘗仕江  
西行省綽有令譽其牧郡也庶正如江西時聲實孚于上下郡事治而心  
思靡所不周一亭之微可以觀政他日郡民思之觸目皆遺愛也豈特四  
方來游來觀之人喟喟嘆美而已哉烏乎近年氣習日異仕而無媿耻者  
十八九也旦夕璽絲其民苟獲盈厭則翩翩而高翔官府猶傳舍示事之  
當爲者有不暇爲况可以不爲者而肯爲之乎如侯之爲其識慮遠矣然  
侯之聲不待今而著也侯之實又豈以久而渝哉侯名鐵柱亞中大夫太平  
路總管翰林學士承旨司徒公之子也是歲五月丙辰記

道山記

崇仁山在縣之西北一名羅山巍然高大爲一邑之鎮縣郭之南阜橫如  
几案與羅山正對前無障蔽極目遠眺盡見縣北峯巒之秀山下之水北

流而東至南門外瀟爲大池洄瀟如鏡是謂南湖湖山二境前樂安縣尹  
李氏所有尹之子弘道新構面湖臂山地據南郭之勝山有神館以祠既  
往之仙靈以侯方來之仙隱而名之曰道山道山之主人論于客曰嘗聞  
海中蓬萊諸山飛仙所宅人跡不得而到漢以來圖書秘府清嚴幽邃衆  
所尊慕視山如道家蓬萊山故秘府有道山之稱彼觀其似此期其真山  
之名同而所以名者異也客曰幸哉茲山之得斯名也乎道也者大而天  
地莫能載小而人之日用莫能遺未易以言語繪畫也唐韓子魯言其用  
於原道之篇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以至于鄒子孟氏周之衰  
也世喪道失柱下守藏史著書五千言論道其旨以清靜無爲爲本孟子  
既沒孔道失傳人但見老子所言超乎未俗因是專以孝氏爲道家學孔  
之徒名曰儒家者流而不得與於道之名韓子作原道雖極其辯而卒莫  
能奪比及宋代孔道大明於下非漢唐所可等倫然老氏專道之名猶如  
昔也戰國之際燕之齊間自蓬萊三神山後世遂易神山之名爲  
道山焉道云道云神仙云乎哉清靜云乎哉故山之主人家世世皆出仕同乎  
孔氏用世之道異乎老子之清靜無爲也况道家之派一降而爲神仙丹

降而爲法術爲符籙爲科教愈降愈卑矣老子是爲可以名道也  
也治民能言游之愛治材能舟有之藝無一非孔道之用何羨乎圖書秘  
府之擬於蓬萊者哉語曰仁者樂山又曰義重如山有樂山之仁而人蒙  
其惠有如山之義而事合其宜則道山之道韓子所謂合仁與義而言者  
也彼老氏去仁與義而言之道又奚足爲道山主人輒然而笑曰客  
之言是也深契我心之所同然請筆之爲道山記

靜虛精舍記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  
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  
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  
卿家闕閭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爲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  
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精舍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室其靈府  
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予予故爲之陳其既周子言靜而  
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苟主於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  
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應而不藏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

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  
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一者仁也仁者  
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心故愛人利物之心满腔皆是而傷人  
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媿戚朋友鄉里欲人人各得其  
所溫然如九州四海而爲春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所患救護之蓋同  
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爲也况  
無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爲哉周子所謂愆前之草與已之意思  
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  
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廓然豁然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  
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周  
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實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  
今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六

重編

支三〇七

記

梅峯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起而高大者五俱有仙靈神異之  
 跡寄託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一山曰夫容夫容之北支  
 迤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羅山夫容之東支務焉而東曰巴山巴山之  
 東北為梅峯梅峯者世傳以為因漢梅子真而得名子真昔為南昌尉而  
 此地有漢隸南昌或子真所嘗經行棲息或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山  
 蓋不可詳已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時外戚王鳳擅  
 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言王氏愈熾五侯七貴皆新都  
 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歎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間子真上書引  
 呂霍上官三危社稷為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  
 不利於漢以遐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賊莽執

成遂弃妻子變名而遯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所終或傳以為仙云  
蓋賢人哲士沉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之禍而力不能救則繫身全命道  
遇物外高風凜然猶將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  
祠祀之此好德之良心不可泯沒者也人以仙祀子真宋代封靈虛妙應  
真人既合祠于巴山又專祠于梅峯故吏部侍郎李公劉家梅峯之陰暨  
弟博古指其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度胡守直為道士奉其祠其子脩從子  
濤又度羅日新為道士以嗣胡期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  
乘間而據有之者侍郎之曾孫允思言之子官如克復舊乃度鄒嗣昌  
道士以嗣羅求余文記其顛末余謂子真忠清而仁箕子伯夷之流也固  
不以祠不祠為輕重而梅峯峻拔持立氣之鍾聚而秀美者山之靈也其  
子真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勤  
謹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也是為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五嶽次而五鎮下而  
一郡一邑苟有挺拔聳起之山為一方之望往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

禮惟諸侯得祭境內名山今庶人以上俱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  
神而假託於人以為靈若山之所託必曰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  
行太空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其縣  
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曰藥曰鄧曰葉謂  
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藥守豫章山在所治境內鄧葉皆唐開元天  
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  
藥仙名也僉曰宜避而藥堂為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  
寒雷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冰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腐摧裂屋  
雖頻脩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黃守正積聚材木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  
寅六月黃本初來貳其職增益所儲之材七月己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  
之深四尋衡之廣如其深而羨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旨長是山遂底完  
美本初來言曰仙祠一新黃師寔肇其始孫師寔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  
相其役願刻石記歲月以為後之尊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郡守黃矣  
震為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典祠之人攘取微利是思今山之提點提  
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為永久計是可書已况此山迥絕人境超

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傑居山者黨靈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壘塵  
滓之留六合內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迥遠近堅固久視且  
將與四仙合靈茲山亦道家券內事也因及之以爲今之奉祠者勉

玉華峯仙祠記

吾家之南有山名華蓋祠浮丘王郭三仙遠迹禱祈奔趨如市竟歲弥月  
無休息時無吉兩郡之境山之秀特者必設分祠往往以華而號清江郡  
東南之三十里玉華一峯聳立拔起水旱疾疫有求輒應里俗相傳亦曰  
王郭二仙所憩則與華蓋所祠同此仙也然華蓋有屋以祠而玉華之祠  
無屋山近郭氏敬神好善父子再世擬構仙殿而未果及孫汝賢汝敬繼  
承先志乃聚木石乃興工役泰定乙丑九月丙辰親闢基址十月乙未豎  
架楹棟山形險絕俯睨岩壑踈翼冠冕其巔不勞人力若或陰相俾  
陳道人掌其洒掃吾友人皮潛范榜爲之請記予家華蓋山之下數世矣  
禱祈之盛目見耳聞而莫能究仙蹟之實竊嘗思之自古名山有功於民  
者受報而唯諸侯得祭境內之山今下逮士庶既皆可祭古諸侯之所祠  
其人不祠其山庶猶未至於瀆乎蓋山氣之鬱發衆心之歸嚮必有其

寓故其靈託諸起離氛埃翱翔夷廓之仙始能與山之孤峭峻削者稱唐  
詩人謂山有仙則靈予則以爲仙因山而靈也玉華之峯予雖未至而嘗  
至者言葛仙之岫今戚之壇拱其左雷公之壁瑞雲之嶽揖其右宸其後  
者聖猶瀾柯卓其前者凌雲一峯暨三十六峯也奇花幽草嘉生之祥不  
類凡品其尤足以駭人觀視起人敬信者且暮之圓光靜夜之天燈也夫其  
靈異之跡大率與吾鄉華蓋同而郭氏兄弟近亦有出而從事於時者克  
成其父之志孝也予又重皮范之請是以記之云尔

塗山庵記

塗山庵者撫宜黃涂君允瑞墓所之廬也涂之得姓本自塗山故生時以  
之爲號而其墓所仍以之名庵焉且黃之涂由豫章徙彬彬文獻之盛百  
有餘年矣允瑞名立可以宋咸淳丁卯六月庚子生其先三世鄉貢進士  
曾大考驥子紹定辛卯貢大考良佐嘉熙庚子貢考登寶祐乙卯貢而開  
慶已未入太學涂姓固爲一邑之望允瑞尤爲一時之傑蓋詩書方潤克  
紹於昔而才識經綸足稱於今者也其孝友恭讓也規矩繩墨從容禮法  
之內然英游豪彥契如迂濼莫或病其矜其俊邁倘倘也精神意氣瀟灑

塵埃之表然醇儒莊士親密如弟兄罔或議其縱東西南北往來大夫士以或交獲識爲榮築亭江皋俯臨遐眺因其浦帆寺鐘影響之彷彿而扁曰小瀟湘三字其趣遠矣哉一兄一弟早逝撫其孤教育冠昏之與已子無異子墳子均子坦俱務學其二人尚幼天曆己巳七月乙亥卒十月丁酉葬邑南仙桂鄉之上池迹堯望也嘗自營構于其側題曰於斯其子復名曰塗山者蓋於斯如見其父也予每過宜黃允瑞禮予若其父師及其卒也遠近靡不嘆憶以爲不復有斯人而予亦云然其將葬也友人侯共述之以狀其既葬也宜春夏鎮誌之而銘坦傳二兄之意求庵記乃爲寫予之所以嘉於允瑞者如右而所已述已誌者不再書

豫章申氏祠堂後記

爵之爲公侯伯子男官之爲卿大夫士皆有廟以奉其先古制然也自封建罷郡縣置人臣之有國者鮮矣馴至叔末雖處卿大夫之位或以官爲家而終身客寄于外豈復有國有家而有廟以恆其報本追遠之心乎秦漢而下惟宋儒知道河南程子始修禮略謂家必有廟廟必有主而新安朱子損益司馬氏書儀撰家祭禮以家廟非有賜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古者

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亦然蓋度其力之有不足故爾遵朱子家禮而行亦惟薦禮而已視古祭禮則爲簡然古之卿大夫士祭不設主庶士之廟一適士之廟二卿大夫亦止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令也下達於庶人通享四代又有神主斯二者與古諸侯無異其禮不爲不隆既簡且便而流俗猶莫之行也豫章甘君景文獨拳拳於報本追遠推其族之統系以記其家之祠堂建昌州學正曾仁復述其意俾予一言予謂奉先之禮孝子慈孫之所當自盡者奚以人之言爲哉雖然禮久廢之餘而君之好禮甚非其質之得於天者厚而然與非其識之超於人者遠而然與君豫章奉新人先世自丹陽徙其族蕃而久以儒吏出仕持身謹恪懼辱先也初從事憲府繼爲郡牧之屬云

雪厓書堂記

臨江貢士黃先生鉞宋淳祐壬子寶祐乙卯戊午咸淳丁卯四貢于鄉議論慨慷才猷卓犖無曲士齷齪之態令袁州路儒學正良孫其子也曩從予游家有閣扁曰同予擬予經過則館于其中歲久敝壞學正在表時家子振祖新之又於閣後創書堂將以祠其祖其父歸而嘉其意今年五月

訪予山間請爲之記越數月振祖復來溫請予嘆曰孝子慈孫之厚於其親也如此哉貢士君四舉無成子若孫堂而祠之者欲其名之永存也然名之存不存不繫祠堂之有與無記文之傳與否也蓋聞顯其親者在於立其身而已身能自立則身之名揚而親之名與之俱顯所以立身者學也而非如今世之士所謂學今世之學不過應舉覓官幸而得焉志願畢矣必欲未存其名殆未可也立身揚名之學竊嘗聞之先儒而未之能振祖資質粹美可進于是倘欲聞之乎他日當爲言之雪厓者貢士君所自號也

### 臨川饒氏先祀記

饒氏先祠者臨川唐坑之饒施田於武林寺將以久存其展墓之禮也古之大夫士家有廟而墓無祭近代非有賜不得立廟先儒定家祭禮遂易家廟之名爲祠堂而墓祭之禮亦從俗然既祭於墓而又立祠於僧舍不知於禮爲何如禮未之聞而孝子慈孫之心不能不然者其意可悲也何也古者居不離其鄉各姓皆族葬墓之地域有墓大夫之官時巡其墜限而無相侵且設官寺於中以守其墓護宅兆禁樵牧不專諉其家之子孫也時世非古人家守墳墓之子孫或游宦或遷徙不能不去其鄉矣縱使

去而家業或不如前則歲時展墓之禮豈無廢墜之時哉深思遠慮者謂人家之盛終不敵僧寺之久於是託之僧寺以冀其永存其意不亦可悲矣乎予昔在金陵同一達官游鍾山寺見荆國王丞相父子三世畫像香燈之供甚侈達官憮然興嘆焉蓋以二百餘年之久荆國子孫衰微散處而僧寺之祠獨不泯絕此孝子慈孫愛親之意所以不能不然者與臨川唐坑之饒爲者姓也舊矣居士君元衍諱從木從區卒葬里之葉方叔賜諱墜者其子也中神董科又中嘉熙庚子鄉貢第一晚以特恩授迪功郎主石城縣學卒葬里之武林武林寺距墓不遠施田入寺以祠居士君石城君二世其孫文甫諱成功附葬居士君之兆其曾孫睿翁諱璿附葬石城君之兆其玄孫熙又增施田并祠高曾祖考四世饒自石城君以來種學績文篤行好義至于熙益進益脩有隆元替表表在鄉閭間可謂世濟其美之家已初施田者熙之大母黃氏增施田者熙與也寺僧曰慧顏曰熙君熙請作先祠記始又欲託之文以永其祠予嘉其愛親之篤也思深而慮遠故不以古禮所未嘗有而沒其美云

### 靈樛祠堂記

有蜀西草木之秀是以產蘇氏父子之才名有江東山水之奇是以毓孫氏兄弟之雄畧其見於經則甫申之生者崧高之嶽也人傑之傑乎地靈尚矣爰自後世葬術行而人家之盛必歸功於葬地之美其說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其事其應一合繁碎甚於漢儒洪範傳之所云致遠君子或厭其說之泥而冥之信然譬之於木本根得所託者枝葉茂雖程子蓋亦云然則其說未可少也夫古人富貴福澤性性推其有齋所出故世有本系殊有譜謀其興必有所由後世或徒步而取卿相白屋而擬封君無可推原不歸功於本根所託之地則無其說矣撫金谿之世族視他邑為盛與宋祚相為始終奚啻數十至于國朝而邑有王氏代興焉望於鄉黨禮於官府資甲一邑而名齊二三百之舊家非地之靈而能若是哉葬于避城者君傑也其子謙自謙道構堂墓側為歲時展墓奉祠之所扁曰靈傑而謁記於予予謂地之靈已往而已然人之傑方來而未艾蓋人之特立如木之特起者曰傑王氏子孫駸駸向文學充其所到如蘇如孫如南如申分內事尔行於後所以增光於前修於人以增重於地茲傑之方來而未艾者乎余將有侯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七

支言七

重編

記

御香來身江陵路玄妙觀記

皇慶二年總攝道教所掌書記唐洞雲欽奉帝制授誠明中正玄靜法師江陵路玄妙觀住持提點兼紫府真應宮住持後又兼領本路諸宮觀事教所嘉其能留之弗遣遙領其職而已延祐六年冬被旨齋香詣武當山及江陵玄妙觀祝禧將行會國恤不果至治元年冬被旨如前又被中旨兼詣紫府真應宮武昌武當宮廬山太平宮二年春馳驛至武當山次至玄妙觀建太齋醮以禪報上之誠宿德馮提點主齋醮事提舉胡道隆副觀胡道安都監任惟杞暨遠迹徒衆莫不肅恭就列宣庶二司軍民諸官咸集對揚於齋壇俛伏稽首如侍清光之側同與齋宴以修恩榮一時歡聲和氣充塞上下續徃真應武當太平三宮一一獻事畢乃復于教所江陵道流僉言宋太中祥符肇創天慶觀視諸宮觀特為崇重我世祖皇帝

至元間改錫玄妙名額其崇重如昔而江陵玄妙之承天寵也未若斯  
今之盛輿惟吳大宗師際遇熙朝嗣闡玄教將旨使臣不辱使命用顯皇  
猷宜有所紀述以昭示永久予適召至京師來請撰文竊謂道教之源遠  
矣專掌禱祠蓋自近代而然我朝列聖降香祝禧益加虔敬禱祠之臣奔  
走供給惟恐弗逮拳拳報上寔與天保之詩同意予於其君臣之義有取  
焉故聊叙梗槩而俾刻于石

南山仁壽觀記

開府張公際遇世祖皇帝待詔闕庭晨夕密勿歷事五朝寵眷如一秩號  
崇進而弥不自高錫賚擢數而弥不自恭天子視之如腹心宰臣視之如  
賓友近依日月而退然類山林之隱逸接微賤不異顯貴在朝垂五十載  
上下之交人人心服其德厚以冲虛不為重以慈儉不先為表妙契玄  
元之教生質固然非學而後知利而後行者也至大辛酉年七十四條然  
懸解嗣教子孫奉委旋還故山今聖上敕有司禮葬恭定丙寅嗣教宗師  
特進上卿吳全節將旨祠信州建康臨江三名山既竣事乃以十有二月  
申申藏公冠劍于貴谿縣南山之月峯陰雨連旬是旦忽霽風和日暖明

麗如春信饒二郡及所屬諸縣軍民官奉刺護持皆謹官僚士庶僧道會  
葬不翅萬人其死哀可謂甚盛也已其地北距龍虎山十有五里兩山  
旁峙一水中通陸一徑可入行至其中畫然開豁平曠廣衍四山環拱如  
列屏幃月峯西比割仁清觀殿名混成堂名玄範開府公之祠以輔成二  
字扁其前軒曰德誠總為屋若干楹庫廩庖滷器物具備命其徒世守供  
香燈省營北有土田給其食山之東又營別館繕以外門榜曰南山道域  
落成於是年治葬之先董其役者李奕芳也凡特進之所以報事其師悉  
如孝子之於父開府公欲有所為而未及為者一一繼承靡或廢惰予嘗  
論人心之天唯親所親者能尊所尊特進昔也於父致其孝今也於師致  
其隆親親尊尊同一心也或乃以為道家者流游方外出人間人綱人紀有  
不屑屑為是說者豈知道者哉特進雖以玄元之道立教而其親親也本  
乎恩以及其義其尊尊也本乎義以及其恩蓋與周公孔子之道符予所  
深嘉也是以因其徒之索觀記而特為之書

金華玉山觀記

樂安鄉之樂步澄先坐在焉瑩面金華山之陰山之陽有道觀名玉山舊

觀在東華山之下久廢宋建炎間閻山道士謝居義勸道院于金華山麓之金石原謝之徒冲隱大師杜行正工詩善奕清江謝尚書謬攝樂安尉時甚禮見之廣拓道院遷于山麓之左或謂道院不屬官終不可久乃爲誦玉山廢額而杜之徒詹季立言于官以爲東華山山下舊基形勢迫隘地僻人稀難以建觀遂以舊額施之於金華山麓之道院今觀是也詹之徒李拱辰自出方首營殿宇而好施者爲造明廡自此道院陞爲觀嘉泰甲子構經歲嘉定己卯鄉士鄒克誠爲之記後四十年景定庚申李之徒丁寅賓始刻記文于石觀舊無恒產丁三傳至謝若玉於國朝至元丙子以後買田數百畝以食徒衆暨樓一所禮天神觀浸興盛至治辛酉游泳祥裝塑諸像益美觀瞻觀之道士保真明素冲靜法師鄒嗣昌分處崇仁梅仙峯受天師命提舉華蓋山崇仙觀數過予請玉山觀記予未暇作泰定丁卯三省先登至玉山與鄒之祖師陳文亨鄒之徒孫康仁專接察其地觀其人而覘其觀之興盛未艾也金華山一峯崔嵬特起氣脈至觀而尽水繞其前山環其外泥觀諸處道流有悠悠廢務者有汲汲營私者有悻悻好事者有蕩蕩踰閑者是數者儻有其一不免於敗道而招愆而

玉山一無有也予是以知其興盛之未艾也杜師之字曰正甫詹昌壑齋李曰筠因丁曰蒼檜謝曰石屋游曰滄洲陳曰山居鄒曰梅窓康曰虛碧嗣康者美興渭拜傳則鄒性善也而清溪南華二觀亦皆玉山道士分處故稱玉山爲祖山云

瑞泉山清溪觀記

撫州西南二百里外其山之高者華蓋上有浮丘三仙祠華蓋而西北曰芙蓉芙蓉之東一支爲巴山西一支自上阜嶺而爲杯山杯山之下溪水分而二不一里復合而一二溪之間有道觀以清溪名無碑記可考莫知其興創之由俗傳以爲華蓋三仙祠之分也且謂嘗有異人甘其水味號之曰瑞泉後人立觀因曰瑞泉山清溪觀小鍾一宋咸平辛丑歲道士徐玄德所鑄大鍾一宋宣和壬寅歲道士蕭延宰及其徒鄧勳謙陳颺正所鑄傳系中絕宋南渡後臨江閃山道士詹季立來主玉山觀而其徒一人李拱辰者留居玉山一人鄒指南者往居清溪鄒之徒黃黃之徒陳陳後七傳至今觀復保真大師李泳沂李之徒康紹莊於延祐丙辰創一殿甚偉不百日而歸德流民止宿于觀遺火焚燬左右前後新舊屋廬靡孑遺者



越三年戊午李師自出已資建法堂次年己未康師再建寢堂等屋俱丙  
向道寮厨庫咸備泰定丙寅康之徒黃文靜勸率好事有力之家建金闕  
家陽寶殿及三門俱庚向裝塑神像巧壘甃甃具完具美康師黃師奉李  
師之命來請記予向聞清溪罹人火之厄共爲惋惻迄今不十年間營繕  
克底周悉非其心之公力之堅才之優何以能若是嗚呼卷懷世間有用  
之才寄跡方外無爲之教而有未見者安能使人不慨然思其人哉幸而  
獲見其人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獎與其能乎是以爲之記而不辭

### 樂安縣招仙觀記

撫之支邑樂安最後創縣雖小北郭有僧寺曰樹林南郭有道觀曰招仙  
其地幽雅可隱處招仙舊基在今縣境之東五里外及其創縣乃遷今所  
是名鈇田招仙觀紹興以來道士杜譚李曾詹陳董許相繼主祈禳事許  
當宋之季新其棟宇于時市叟有歸生業于觀而託以終身者未幾國朝  
得南土遐僻之陬兵寇躡躡觀亦周敝許雖受靈遠大師掌其教而未遑  
營造也太和誠一仁靜法師曾德貴始竭已所儲合人所施構殿堂兩廡  
太虛冲妙高遠法師黃有大協志同力不怠不吝費率建藏室善士各致助  
而軍官夏鎮撫夫婦崇信尤篤者畀田以豐其食捐資以益其居度人以  
永其傳而觀之興盛倍於昔矣曾法師妣澄祖姑也爲內外兄弟借徒孫  
謝師程過余請作觀記樂安縣內舊額之觀有南真焉縣外新額之觀有  
石泉焉招仙實爲之總而其徒分處之三觀道衆十八九人一派之流演  
也觀占勝地而子子孫孫皆能觀之興盛而未艾也宜哉

### 崇仁縣仙遊昭清觀記

仙而曰遊何也以仙之能飛行乎六合之間也遊者飛行之謂陰質銷盡  
陽精渾成倏往忽來無所帶礙咫尺八極瞬息萬里漆園真人所云逍遙  
遊楚國騷人所云遠遊郭景純之稱爲遊仙佛氏書之目爲十行仙槩以  
仙之飛行者爲遊也夫仙遊之翱翔空虛也或值天際孤峯海中絕島而  
栖止故凡世間山之崇峻而特起人之隔遠而稀到者往往以擬仙游栖  
止之地而建祠宮崇仁縣百里之內山之高山群山者四曰羅曰巴曰芙蓉  
曰華蓋皆於山巔祠仙靈而華蓋之祠人之信嚮虔奉尤衆山形之近似  
者輒爲行祠縣東五里有山雖不崇峻然南望華蓋諸山峯嶺奇聳上接  
寥廓眼界所極昭昭大清無纖塵微滓予每一至其處冷冷然超超然有

御風乘雲意則此山雖在人境實向仙居名仙遊宜哉前代有昭清道觀  
占地五畝環觀之山畝二十有奇瞻觀之田畝三十有五觀無碑刻可考  
不知創始之由傳聞觀基山田俱邑人吳氏所施開山道士汴梁周覺之  
也中間重修建炎丁未秋貢士吳沔為記而碑斷缺不可讀國朝有此土  
以來居之人既死居之室亦壞至元中玉清觀道士姚時升起廢昇其徒  
居之買田二十五畝益其食大德乙巳北里謝錄出力葺仙殿逮泰定乙  
丑居者非其人觀復敝東里陳祥協從姚時升之謀與祥符觀道士黃守  
正公舉道士余希聖掌觀事陳施財新三門黃施財新道寮余又自新庖  
厨等屋施粟施田施山者累畝有別載碑陰於是觀再興盛希聖宣黃縣  
南華山招福觀道士也遍歷羅浮天台武當東嶽等處亦嘗一造京師澹  
淨持身通變諧俗茲山可藉以永久而仙遊之勝迹庶其如仙道之無墮  
毀時也陳祥陳毅及上方觀道士彭南起承予文記始末予因言仙遊之  
遊以俟天有志仙道者印證焉

撫州玄都觀藏室記

玄都觀者前道教都提點張師次房之所肇初觀之藏室則其徒孫黃仁

玄之所新作也師本臨川梅仙觀道士至元間從天師比觀留侍闕庭數  
載宣授崇道護法弘妙法師江西道教都提點住持潯雲山聖壽萬年宮  
撫州梅仙玄都觀以歸凡得近日月沾雨露而復還山間林下者寵隆焜  
煌位望殊特人人夸之以為榮師乃不然曰皇澤誠優非吾徒所宜象非  
吾教所宜有也二教設官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蒞政施刑師曰吾教清靜  
無為美至是哉彼有司所治地大民衆非政不整非刑不濟今吾所治皆  
吾同類何事當訊何罪當懲而以勢分臨之而以囚撻待之乎其時主教  
天師簡易不擾所在官觀晏然寧處師之言已若是既而習漸變道流不  
勝困苦夫然後知師之遠識先見仁心厚德不可及也道官出入騶從其  
都前訶後殿行人辟易視印刺史郡太守無難唯師不改其素問不騎乘  
或以勿太自卑為諷師曰吾豈之馬然故舊滿眼不下馬則人議其傲數  
下馬則已受其勞孰若緩步徐趨適取識則肅揖而過於身甚便於心甚  
安也玄都觀初在郡城南隅後徙今所按唐時舊觀其中止有玄元一像  
逮宋中葉裝塑天神增益名號矯誣叢熒莫之或正玄都觀獨循唐舊制  
即此一事師之定是非審取舍高出千萬人之上師既厭世其徒周秉和

將營殿於玄元正殿之左蓋以玄元嘗為周藏室史故也市村未必而  
周亦遊仁已克承其志至治辛酉始精次年壬戌成崇深宏偉聳動觀  
瞻中藏聖賢經傳歷代史記與夫諸子百家之書靡不存貯仁已請記予  
謂佛寺有藏藏諸品經精經變術繁縟其多非藏莫可藏也元氏以  
約為記以不博為知而責其多自地二千文爾雖南華之汪洋亦不  
過六萬餘言非若佛說之曼衍繁縟而何以藏為故道觀之有藏追故玄  
无所半藏書之室而非擬釋教之經藏也雖然玄无之務約不務博也及  
至春孔子之問禮儀悉細微詳盡曲當則其上智之知兼該普備其寡陋  
以為約者哉張師道行純美默契玄元意儉讓下之寶其徒世世相傳不  
忝祖教亦匪紛紛道流所可例觀是以倫述張師之善而為玄都藏室之  
記去張師字紹隱號松岩道人一初著仁已之字也造吾門時與徒孫毛  
允執俱

仙原觀記

仙原觀者宜黃縣仙原鄉民之所創建也鄉儒徐君壽縣市之西隅宋  
治平丁未進士諱極官奉慶支郎中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兼提舉南之小

麓墓近有赤松僧寺掌其汛掃至今二百余年得所託度支公生湖北轉  
運永年轉運又數世而生石城縣丞子宜縣丞兩與鄉貢晚以五舉推恩  
就祿伯子次傳叔子次陳咸淳癸酉聯貢子鄉甲戌次陳登進士科未授  
官而宋祚訖徙家刺桑貢士君次傳三子其一友直仕國朝任韶州路儒  
學教授從事廣東憲府其二衆武岡路儒學教授俱先貢士君而卒無子  
其季明善承父命兩伯兄衆子其甥明善娶同縣樂氏相夫畢伯兄伯嫂  
若父若母之夜無闕禮頗務生殖夫年四十得疾革顧謂妻曰以弟後兄  
於禮不安且吾亦未有子乃求族兄之子壽珍繼伯兄之後而已歸奉貢  
士君之祀鞠叔父次陳之孫曾妻為己子遂以疾終樂氏遵夫遺言一無  
所遺夫卒之明年春定丁卯二月葬待賢鄉之蕭家原營雙穴以俟同藏  
請于道教所得仙原觀額建道觀直墓宅之右前有殿後有堂像設鍾鼓  
如儀左廡右廡外門內庖廡具堂之後祠屋一間以祀其舅姑與夫施水  
田計畝七十有五并昇陸地山林以資守觀者之食用子孫女婚譚觀來  
乞文將俾貽諸永久嗚呼予與縣丞君員上君父子兄弟交游見其一門  
之內敦睦慈良宜無人非鬼責而世珍無傳可為惻愴庶支公之墓壘託

于佛寺貢士君父子之祠仍託于道觀匪禮之經而中事之權其可也樂氏名德順孝故舅姑貞順于夫年未四十而發存其夫家之祀於既絕思深慮遠不以盛隆衰替二其心從一而終有古令女郎婦之風書之可厲薄俗云

上方觀記

上方觀在崇仁縣之青雲鄉崇仁縣之壯縣也縣之西北岱然特起而高大者曰羅山羅山之陽宋初時傳即樂公父子兄弟接踵擢科故名其鄉曰青雲其後羅文恭公與丞相趙忠定公同時秉政安宋社稷山之靈異鍾為偉人其蛟蟻磅礴蔚積不盡者往往為仙佛之徒近年以來道觀之鼎盛者一方也俗傳晉代嘗有飛仙往來其地因以立觀三徙而宅旗峯之側今觀是以中間道流傳系泯絕道士陳逢吉出東京壽聖觀苦行清文受戒也今老清師公嘉定辛未年來主觀事觀之重與自此始數傳之後至吳惟一樸素直諫為衆所嚮國歲入增三之二駸駸日趨於盛繼而陳次搏陳復宗志宏才優同心協濟用克樹立世緒強昌廣其所居益其所食不啻數倍於昔煒然以光巋然以隆藩實與巨室富戶等縣大夫以下莫不敬禮焉復宗嘗奉其師次搏命來索觀記而予未暇作也會有集賢之命以予行之有期督之逾亟予謂家國之興替係乎其子孫臣下之能不能雖游乎方之外者與人家國一也上方之盛基於吳而成於二陳非其才之與志合而能若是乎視彼寄身清淨教中而營營自豐斬新自私不以一毫公於其徒利於其後者其用心之廣狹為何如哉予既有嘉於昔吳與今陳而人之尊之也各以號稱吳曰竹隱次搏曰林居復宗曰昶山昶山長於文恭公之族其初以羅氏若其構架之廣凡若干楹壤土之益凡若干頃不能悉記也年月日記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八

記

紫雲觀記

支言七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雲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雲觀在南豐之西南八  
 十里岩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搜奇深幽之士鮮或至者  
 惟道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其間而亦跡、鮮有聞也其入山之徑  
 石岩削立中鑿石磴百餘級至梯雲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逶  
 迤而升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祀天神屋三分之二居  
 岩下其前宇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為屋以祀玄武神右為屋以  
 祀道流其前為法堂又前為藏室、、與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  
 蛭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小岩中有仙床又上一岩形如甕蓋名曰經  
 洞觀之左有桂冠石赤松石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  
 由丹井入中岩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岩而上至山頂為上岩有浮丘祠

祠下有小岩曰妙仙洞踞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紫紆橫  
陳軍峰之下水流小澗澗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內凡九曲  
出及蓮槁合于大溪觀之後方峯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炉峯前後左右  
小岩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道  
士王士良重興之治平初改今名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書能詩錫号  
善遠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承王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  
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歲月于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  
月興後九月畢工十有一月開藏運動施者王子茂陳哲謀檇暨遠近諸  
善士王應祥承父之志竟所未竟惟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  
武當而还令老於山中矣斷一言以傳久遠可乎予聞其言冷然有御風  
之想欲飛至其所一觀幽奇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朴素而不俚  
逍遙而不詭方外時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以宅此幽奇也  
予既以未獲至為欠則筆其所謂授之以達予意於山靈尚期他日在遊  
而賦詠焉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繫乎天地之氣運  
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未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唐韓子以  
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夫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之下  
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  
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况其墳墓所在乎此子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  
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  
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水豐之瀧岡終身  
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遂終妣越國大夫人鄭  
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于吉葬後还隨歐陽子年  
二十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  
而大夫喪次年歸附崇公之兆葬後還頽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苑踰四十  
年越國之葬距又忠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  
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  
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撥握地得鐘識云真觀三  
年巳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声異而字尚乃請于朝改觀為宮宮之後有

祠堂合祠崇公父子并表世次二碑豎于一亭中間祠堂散里人陳氏新  
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之記其後堂復散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  
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記莆陽方侯松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  
築瀧岡阡之門与墻紹熙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爲該備獨西陽無  
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  
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又質始遣其徒蕭氏瞻未請記建宮本末  
民瞻之言曰官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  
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礼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刘師  
禹陳宗益彭宗彦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官之可藉  
以求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常聞諸礼士去國止之者曰柰何去墳墓也  
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常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  
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之無所於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  
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官道士  
也礼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憐倘非歐陽子之文上祀韓子如麗天之  
星斗光于下土与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也亦将与天而無

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  
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爲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  
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仙岩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崖石嵌巖下瞰溪津  
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為仙岩地勢險絕人跡不到陽顯陰幽若或  
宅于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宮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  
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濟於親三資用擬於封君前代所未  
嘗有蓋其地氣之鬱積發達而然開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祖皇  
帝依日月光歷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  
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布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至若仙岩之卓詭殊  
持自應乘其王氣而開府之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于岩之陰面玉屏峰  
孟天馬諸山名元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  
之無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尔倘不聞道如未出  
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忘外想斷守清虛謙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

失墜也嘗從開府入觀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玄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  
麓宮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玄隆道  
法師主仙岩元禧觀何之諸孫薛玄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詣  
予求文載諸石義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月己未落成殿名宗  
元鍾樓鼓樓書宇左右堂名玄範東西二廂曰楚樵曰愛梅東西二館曰  
清真曰寶玄外設聽事之所其二無曰興仁白集義中門扁漁樵真隱一  
池前泓曰環翠池一澗橫遠橋以便來往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閒機洞有  
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脩竹名花異果羅簇芳心簪買田若干畝以飯眾經  
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張師化去何師克紹先志凡營構未  
備者一一脩完觀之陽諸岩嶺峭或哈呀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  
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  
覽田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無託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並刻以誌後  
觀子風聞仙岩之名而凡不一復未由模其態狀之彷彿因慨龍虎上清  
關係連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  
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地氣之靈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天

地與人三者合一龍虎一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仙岩之元禧則傑  
才之術靈氣之波昌運之隆也

青溪道院記

帝夏處士名允字從道氏老子之 年未六十鬚髯皓然貌老子之貌不  
求身顯不与時競隨俗浮沉隱遯於市行老子之行也察其心若混方其  
無物觀其跡若冲方其不盈又將道老子之道者焉其先河北曲陽人也  
少負豪氣嘗登恒山瞻海曰意欲挾此嶽而跨東溟騰九霄而隘六合也  
其後涉大江而南遊望龍蟠之阜瞰虎踞之城喟然嘆曰此偏方也形勢  
乃有類京洛者乎遂畝居而不去尤愛青溪之溇涵瑩徹買地數畝構室  
四楹前俯青溪而中以祠老子扁曰青溪道院泰定乙丑冬予過金陵謁  
子文記之予謂今之處士殆非昔之處士也不然何以有是祠玄之又玄  
必有悠然默契者矣方將和其光方將襲其明方將如良賈之深藏不示  
人以可見天下不出戶而徧天道不窺牖而知乾坤一萍也人間外世奚  
帝塵垢糠粃曾足足以滓吾哉且處士也老子也二欬一欬其氏同也其  
貌似也其行可幾及也何獨於道而猶難之老子固言其道之易知易行



而嘆人之莫知莫行也小則私一己而葆真大則公一世而還淳存乎其人而已如志之果在於斯道故予有道德經註二卷可以實藏室之藏而亦言用予之文為

### 大瀛海道院記

外際乎天內包乎地三方無垠而下無底者大瀛海也非神融混冥昏周  
寥廓能納六合於方寸未易與語此而有客授予以大瀛海之圖為之瞿  
然以驚焉謂客曰此惡可圖也而孰為為之哉展而視之則荒厓斥澤之間  
浮沙淺水之上勺之沮洳一撮之埔瘠夫豈冲和清淵明秀靈異之所  
鍾乃或堂而構焉以為栖霞餐露之館而冒之以是名也又為之嚅然以  
干按圖者曰達人奚索之之深耶勤之東南百里達于海舟行八十里曰  
象山有縣縣之東二十里曰瀛溪潮汐齧衝貫船絡繹東望日本南走天  
台世傳神仙交胡生所來往也故其民至今好仙道其鄉曰游仙至元  
癸未鄉之人三翁棄妻子改名一真結屋其隈延接方外之交前代善書  
之人嘗有大瀛海三字時而得之因以為扁天德丁未天台示道觀道士  
巨唐英為縣令禱雨有應王翁一見而莫逆也遂與共處王遊而曾曰嗣士

教者命之曰守方將資眾力大其居又欲資一言以其名也為是手圖以  
來蟻之於垓也蠅之於殼也涖蹄之如廣君大圃也亦各適其適也而達人  
奚索之之深耶予於是進道士與語曰子生長海瀕請為子竟瀛海之說  
禹貢敘事至訖于四海而止訖者地之盡處也海之環旋東西南北相通  
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  
井沉沉然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方  
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於中國之地二十而羨  
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蓋不知其幾也奚獨蓬萊方丈瀛  
洲也哉載籍之所不記人跡之所不及而惟長年度世之流形質銷鍊神  
氣激凝逍遙飛步于太空之中者得而至焉人也雖非羣教庸行而胚間  
氣秉絕識超越凡庶萬萬也企而慕之者人人而然能幾彷彿者誰與名  
不混世實不離世後稷營營卒與端更肖翹之類俱為塵泥其亦可哀也  
天今子出乎四民之外不與遊方之內者為徒詎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  
之為務哉必有事焉可也他日朝燕暮越瞬息八極冷然御風過三神山  
之頂臨觀舊鄉而一笑下戲人間自稱為道人非子也耶道士改容曰謹

開命敬聞命於是乎書以遺之

仙城本心樓記

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与麗自宜為神君仙子之所棲止其後岡名象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家寄迹老氏法好尚迥與眾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祠老子若仙岩若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環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而之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瞻文安在前也致和來京師語其事且請記予嘆曰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郭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為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所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与言而言有所未及尔蓋三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也於

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心為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况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之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三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奇秀又豈但以老子之宮而名天下

紫極清隱山房記

夫心不濶濁之謂清亦不章顯之謂隱古之清靜無為隱約無名者予於周室守藏史老聃氏見之粵稽聃書淵兮湛兮清之極也小而隱於柱下六而隱於西徵隱者孰能及之哉漢初尊其教目為道家言張白彥曹相國拾其緒餘猶足以佐漢以之治一身寧不綽綽乎後之道流寄身老氏法中豫章諸官觀紫極獨擅江山之勝其道流之孤分而七一孤自玉隆管轄孫師元明始孫傳董傳孫傳魏而至余師永和嘗名其堂曰清隱余傳胡傳汪傳劉而至余師天熙其於清隱之余在家為同宗之從子出家為繼祖之玄孫號稱玄谷道人宅通都闐闐之地靜坐塊處不願與事接不願與物競將虛其心以期於清晦其迹以期於隱其徒傳以誠善應世緣遠近士大夫無不與之親厚優優於應者其師之所以得安安於定也至治辛酉余命傳創樓而扁曰太古意甚深遠至順辛未傳又命其徒蕭自穎於堂之前築丹室奉其師繚以中門而榜曰清隱山房予觀前余師首標清隱之名而後余師遂蹈清隱之實傳又善事其師俾無或撓其心滯其迹者虛之又虛進進而無為晦之又晦駸駸而無名玄谷師之能全其高也可待矣予每客豫章必造紫極藏孫師安定泰定乙丑還自楚

林泊舟宮門之外而西宿與余傳二師聚談嘉其師弟子之不相沿而互相成也後八年至順辛申傳師過予叙其清隱山房韻末於是喟然嘆曰予讀易窺聖人洗心滌我者其清也遊世潛藏者其隱也然聖人之心常清而迹之隱顯隨時不必於隱也老氏與夫子同生周季專守無為無名之道固亦吾夫子之所尊至全能立其教與夫子並允謂博大真人哉園於其教味於其道者殆鮮道流之宮而睹清隱之名已可驚喜况又有睹清隱之實如玄谷者焉惡乎而不敬異之也昔嘗為詩太古樓矣故今復為記清隱山房云傳者梅岩師也

崇賢館記

龍虎山之北十里許有白雲嶺嶺峻而徑巖凡之龍虎者必由斯徑也貴賤老少緩步以陟無不氣促而力憊上清外史薛玄卿靜中觀動而閱其勞也乃於嶺之東構一亭嶺之西構一館俾得憇息焉又買田若干畝收其歲入供湯茗之資以待過客而沃其喉吻之焦其心亦仁矣哉或曰玄卿學老氏老氏貴玄玄之道而賤煦煦之仁今之為是煦煦也得無以其所賤待人乎或曰勞瘁于斯者少賤有所不獲免老者可以休費者可以

逸而胡為乎來哉其必有所牽也終身役役然以疲可太哀已而彼不自哀也是豈可以言而諭使之駐足斯館游目斯亭覽群峯之奇勝納六合之廣大當勞瘁之餘而悠然遐想恍然頓悟將外境俱忘為慮水銷知閑閑靜退之高而壤壤飛奔之癡也是蓋善以玄玄之道覺斯人者而豈徒以煦煦以為仁乎哉或又曰玄卿之於老氏寄迹焉爾其心則儒也儒之心寒者思暄之暄者思清之雖見一牛之喘聞孤獸之號猶且惻然動不忍之心而况於人乎救餓必發廩利涉必成梁固也廩未發而粥以食餓梁未成而輿以濟人亦時措之宜而賢乎已詎可謂之小惠而不為也耶是三者之說各不同予歷舉以問玄卿玄卿笑而不言於是筆之為宗賢館記

記

宜黃縣杜煥興祖禪寺重修記

宜黃小邑也寺之以禪名者八數杜煥其一也寺後枕崇岡前頽大溪北之山曰筆峯南之山曰南塔東之山曰重華西之山曰西華他山不能悉紀也恒產不滿二百畝水毀其四之一貲力微薄而寺僧世守之逮于令不替雖曰地氣之鍾聚人心之信嚮有以致然亦主之者能維持保葺而然也寺無碑記莫考本初改律為禪自雅師始雅師而新師十四傳矣至元丁亥新之徒行元主其寺節縮所出積儻所入又得諸大家樂施若佛殿若法堂若樓閣若厨庫東廡西廡中門外門或後或先以漸脩建月增歲益完美偉然有隆盛之勢裝飾像設瞻者竦敬蓋自至元壬辰訖延祐甲寅二十三年之所經營也元之徒四人曰宗敏曰宗祐曰宗愷曰宗義延祐丁巳宗義嗣其師為寺主泰定丙寅鑄洪鍾暨魏樓聲聞振揚規制

宏峻饒腹饒髮倍加雄麗於昔亦皆衆力之助成也義之徒五人曰自身  
曰自泰曰自智曰自惠曰自璋致和以反春主僧來言先師艱難興創於  
前宗義刻厲繼承於後懼事迹久而湮泯將勒石以垂不朽而文之且  
於碑陰并存施財為鍾與樓者之姓名予嘉其意之公廣悠久也不辭其  
請而為文以畀宗義秉戒虔應務熟僧俗咸欽重焉烏乎世之公卿大夫  
士所以謀國家而詒子孫有能長計遠慮舉此者乎

淨居院記

崇仁一縣六鄉而崇仁鄉之地最廣鄉之南鄙不二十里間僧之院有九  
貲力則長興院為甲徒衆則淨居院為盛其初同鄉陂頭袁氏施田一百  
八十畝共一區田之兩旁山林園野皆身焉宋紹定庚寅院遭寇殘燬  
既燬而脩久而後完景定甲子僧覺應建法堂及東廡咸淳丙寅僧覺昇  
建佛殿及西廡前所建法堂燬以米糶以修而猶未周備也皇元大德甲  
辰僧道正重脩佛殿兩廡增益陶瓦鱗比綴密加以燬楚越三載造新庀  
延祐乙卯造中門外門回環四圍繚以墻屋次年鑄大鍾又次年新覆法  
堂又次年題助於樂善好施之人以造鍾接望之歸然即之偉然而院始

周備矣予適家食道正求文記之嗚呼晉唐以來佛法與儒老二家並而  
為三教三教兼崇無所偏重者皇元之德也前此僧自置司徵取無藝力  
不能支往往僧遊而院廢皇上御極嘉惠僧徒罷去專官四海之內咸仰  
聖恩大小寺院浸以興隆淨居在深山之中非若大禪刹日費浩瀚然數  
年以前幾不能以自立令而得以安居暇食香燈鍾鼓晨夕供養優游自  
樂有此室廬非賴吾皇天涵地育之賜其何以臻此哉僧道正豐城徐氏  
其師曰永順其祖師曰覺應道正之下其徒殆將十人九院長興修祈華  
嚴芙蓉各有僧義興石繩龍泉龍興皆淨居之徒分處

海雲精舍記

不廬而居不耕而食者淳屠氏也其初蓋不以奉身之物累其心爾後出  
尊重其教優異其徒而宏敞其居豐饒其食則至貴至富之奉亦或良以  
加焉其初豈若是哉不惟處者然也而行者亦有奉或行千萬里之遠或  
歷千萬日之久不問舍而有歸依止宿之適不齋糧而無羶旅窮乏之虞  
夸之者曰此佛教之所以為盛佛徒之所以為能也臨川海雲精舍當一  
郡關閩之衝而為僧人接待之所僧之游行至是飢者得以飼勞者得以

息無不容納如大海之於百川任其去住如浮雲之於太空供給日仰於人而未嘗不足主之者誰與僧文煥實肇其事煥過姓郡城人也為僧於金溪之靜思院至元甲申游閩浙謁蒙山和尚而有契父之還鄉結茅白水渡離郡而孤栖家有二兄嘉其厲行大德戊戌仲凡良弼首讓已宅為今精舍伯兄仁亦割已田助其日費既有以居既有以食乃精專自寫四大部經由是感孚賢善競捨財粟皇慶壬子始大營繕寶藏法輪金仙正殿巍然壯觀輪奐一新綱條具舉延祐乙卯煥年四十有一端坐入滅二兄念煥開基勤篤思得其繼僉言靜思院僧文煥煥之同派戒律素嚴善譽及著必能成煥之志於是合辭以請煥來嗣業一遵成規有崇無墮庖厨府庫僧堂旁舍備所未備上瓦下甍蓋整完整丹漆燦燁美觀純金裝飾梵相五身又市隣屋撤而擴之則出富室吳仁甫之力捐俸起立華嚴寶閣上塑觀音及善財五十三衆像裝嚴圓滿又市近地闢而拓之則承郡牧閔公之意諸方僧衆二教勝流來往過從殆無虛日轉藏微福繩繩不絕施財施田月益歲增鍾魚震揚香積芬飶幾若十方大禪刹之風恢之成終可無負於煥之創始也已郡牧徵予文為記精舍始末

予惟二師先後相資其善心公溥其願力堅固有可書者遂不辭抑嘗聞釋氏經教言飯善人福最深重而謂飯善人不如飯五戒飯五戒不如飯四果况諸善薩佛又在其上每日飯于精舍之人莫能知飯者之人品高下等第為何如則飯之者福德深淺重輕固亦莫可知也師之意若曰佛心慈悲佛門廣大來者飯之而已不問彼之人品也又奚暇計此之福德哉文煥師號稱懶牛文煥師號稱了如云

### 泰元院記

泰元院者崇仁雲峯院僧恒可之所肇創院在宜黃崇賢鄉之空南磔其初山谷深阻草樹蒙翳狐狸豺狼之所窟宅夔貘盜賊之所藏匿延祐己未春恒可翦除荆榛墾闢基址於其西偏東偏構供佛栖僧之屋各一泰定甲子始建佛殿於中旁有樓閣前為三門繚以廊廡額曰泰元院廣其田以食衆度其徒以繼緒請予記其肇創之由以貽永久恒可福之候官縣人而於撫之崇仁為僧嘗從講主演說經論後遂披法衣坐講席欽奉國恩受袈裟之賜至再受大師之號亦至再初號圓悟繼號弘教淨明此俗僧之所夸以為尊所羨以為榮者而恒可不然方且幽尋人跡不到之

地以營梵宮不私其所有而與衆共殊無一毫貪癡由滯於膏臆予以為當於佛法中求之而非可與世之族僧例視也故於其請記也不復辭文以畀之俾歸刻于石

雲峯院重修記

崇仁縣之鄉凡六而崇仁一鄉地最廣山最多鄉之雲峯院距縣八十里在重岡復嶺間東南有馬祖岩西有山曰龍湫有峯曰疊石院蓋肇於唐前時發函無碑記可考至宋末將圯國朝初僧法旻首建鍾樓德果德鑑新佛殿及佛像恒可恒敬新法堂及供器又立外門繼而恒惠修三門造廊廡德柳德義備其未備以底于完美僧寮泐別而各寮俱肯悉心協力用能使營構周足設飾輝煌壯梵王之居登衆目之觀有如此者由其心公力勤故也僧來謁記予聞洪之分寧亦有雲峯院昔南豐曾氏作記薄其土俗而稱院僧道常斥散有餘淡泊無累獨與彼土之鄙俗異今吾崇仁民俗素厚非如分寧而雲峯僧衆皆閩人饒人心無所私力無所靳與吾鄉之善俗同予安得不嘉之嘉之重嘉之而樂為之記乎

元真院長明燈記

意佛氏之教四大俱幻萬緣俱空以天地父母生成之身為大累况身外物耶為佛氏之徒崇佛氏之教夫孰敢云非是而不之貴然而着貪癡者營營自私汲汲多積視外物重於身愈有而愈不足倘俾公其所有雖毫毛之微如丘山之重斬斲然難之或乃甚於市井殖貨閭閻畜帛胤者之為噫是誠何心哉佛教固若是乎古豐城之會昌鄉有元真院廢也久矣而淨居衆僧惠空興之其徒惟叙敦土木之事功半而空入滅叙竭力成之殿堂樓閣門廡館庵舍僧之室供佛之器咸具靡闕捨已所有之田悉歸于公以飯徒衆其用心也公矣又作長明燈三炬一供佛一供普庵師一供后土祇別施已財買田歲入以斗計者三百詒之後人專給燈費期於永久續續如初其為謀也遠哉心之公謀之遠於佛之教其庶幾於佛之徒其亦可尚也已雖然燈之長明果何謂所以象佛之性常明也朝朝暮暮歲歲時時常明不滅彼燈如是吾性亦然融大圓光普照世間黑闇冥迷剝剝塵塵同園淨惠正覺之內是又佛祖禪宗所傳之燈歷千萬劫而長明者諸有等是虛妄畢竟銷亡惟此一燈真實自如吾今說是燈已見在未來一切僧衆皆當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五峯庵記

自佛氏之教行乎中土其始也福田利益之說足以誘庸愚其久也明心見性之說足以悅賢智是以智愚賢不肖莫不翕然信奉而尊事之由晉隋唐宋以逮于今可謂盛矣百年之前袁州慈化寺僧號普庵師得正覺法了悟自性作慈閔念濟度眾生住世之時固已起人之尊慕入滅之後威靈氣燄震耀遠近信奉之者跨越江淮奔走祠下一歲不知幾千萬億人僻在荒服亦且瓶海梯山而効布施圖刻像貌家家而然凡有天人禍必叩普庵普庵云僧道興者瑞州高安謀氏之子幼年辭家捨身臨江寶慶院苦行勤力遍遊諸方道路橋梁種種方便事不憚勞瘁獨力修完歲在乙亥歷撫州宜黃一時疫癘煽熾憑普庵師威神發願救治是年六月行宜黃南鄙之仙符坪左黃山右華蓋五峯森聳乎其前照鏡石仙人塔隱映乎其後水口無路可通沿流而下有九龍淵幽間寒洄亢爽顯敬拱衛旁羅襟抱環匝於佛境泉為宜遂結草為庵名曰五峯地屬袁氏即日喜捨庵之四畔林阜原陸柔心以歸焉艱闕荒蕪自給衣食每有祈禱答如響趨之者如市至元壬午有樂貢士祈禳獲安施杉木一千株

殿及藏殿運轉法輪大德庚子於東建觀音閣至大己酉於西建華嚴閣門廡庖厨一周徧又設普庵道場曰玉泉庵命其徒覺了主之又造僧寮一所曰桂溪庵命其友江生主之夫道興赤手而來於萬山之間人迹不到之處誅茅管剪荆棘驅狐狸豺狼而立佛祠之至癸丑垂四十年鼓舞動赫赫如小慈化雖曰偈利之誘人然非志長才足以辦事亦安能成就若此故嘗謂出之士大夫學孔氏之教者食君二之祿膺民社之寄使人人能如佛氏之徒何事不可辦而素餐尸位怠其事者比比可嘆已吾安得不於道興之所為而嘉其志其才之不易及哉興之為僧也續吉州三學泐禮臺山禪寺僧大顯為師興傳之德通通傳之惠深是以五峯開山以來相傳之次

小基院記

小基院在撫樂安天梭鄉杯山之灣唐僧肇建而宋僧德聰神寶自滿智清守寧紹端嗣海了印道洪道源道真經咸溥辛未院廢大元至元甲申洪豐成諱安寺僧法成來起廢院再興成而智敬敬而得寧寧而惠昌亦且四傳矣考之舊碑宋元祐間自滿主院事時里人陳若谷兄弟肯有所



施象設一新蒲之徒智清請記於游主簿極紹熙間僧了印宏敞其居開禧真楚里人鄭安國父子續有所施營構大備印之徒道源請記於劉居士迂院之再興也大德庚子里人黃一元殷正吉造佛殿至大庚戌塑一佛二菩薩於法堂者亦一元所施也延祐甲寅僧惠昌自出已察諸善士暨黃助之起鍾樓脩殿宇并完三門兩廡諸寮及羅漢像十八泰定丁卯作大佛像七福海上覆香案前插金飾花果羅列瓊瓔壁龕內外鑲牘輝煌者又一元所施一元翁年八十矣過予求文以記將欲佛像僧廬之永久不做壞也俾眾目觀瞻想佛氣燄駭佛神靈而勉於為善懼於為惡翁之用意厚矣哉嗚呼自佛法之行乎中國也鼓舞一切智愚翕然信從之然智者之很有利鈍愚者之疾有微劇信從則一而所以信從之實空營百千萬品之不齊約其大較則有四上焉者超於無徑造頓悟諸緣悉空智根之利也次焉者猶未免滯於有或由教入或由律入或由禪入而以漸至智根之鈍也下焉者徼其福謂佛真能貴我富我壽我康我愚之疾微也其最下者直不過怖其禍爾必有所感觸必有所嚴憚境變心移疾或可幾其畏威寡罪愚疾之劇也然則佛教之夸靡炬赫于其居處像設

者殆劇疾者之藥欤游之記曰聞教敬言俗割之記兼存普攝蓋亦如予所云予以黃翁昌師之發念積既可嘉尚故為由前碑之說而記焉

### 雲峯院經藏記

藏者何藏經之所也昔釋迦牟尼佛以世列法為天人師凡一言之出聞者莫不恭敬作禮圍繞讚嘆何也以其言誠可尊重故也匪特其徒為然後千餘載傳入中土中土之人尊之重之亦如其國譯以華言名之曰經不敢輕慢也措諸塔廟貯之以藏不敢棄瀆故也藏之所在經之所在其尊其重如佛在是無智愚無貴賤人人想慕其功德烜赫其威神焉雲峯院經藏者僧自新及其徒妙鑒之所建也院占宜黃縣南之上游距縣六十里宋初有里人樂黃琮撰記亦莫詳其肇創之年代無城市之喧囂有山林之幽寂事佛者居之為稱自新父母家里之樂氏侍郎史之族胤也離俗為僧謹朴淳厚不畔帝之戒律自至元己丑主院事三十年餘艱勤備嘗以克植立至治壬戌授其徒妙鑒抄題衆力於癸亥歲建經藏一所將底周完而鑒先逝新再主院畢其前功金飾二龍於兩楹為護衛其偉其徒孫曰道隆曰福廣曰慈珏咸知輔翼其長珏徧告善士得所施助購

四大部經滿足一藏新來求文記之以示永久予謂經藏所藏之經悟解  
之者超最上乘其次上乘其次中乘又其次下乘其下持戒脩福亦可成  
就種種福果藏制之圓象天擬法輪之運轉無息也院僧之所崇奉善士  
之所信嚮豈徒為是美觀而已哉新能率其徒為永久計以不墜其教可  
嘉也夫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五十

支言八

碑

崇文閣碑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備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  
彦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脩舉百度文溢漫漫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  
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剌哈孫欽承上意作  
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  
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遂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  
謂監學積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  
北構架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  
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積成材木瓦甍  
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燁然增監學之輝名  
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公平文治極盛矣其臺臣請勒石崇

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激公當執筆今上皇帝不替  
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命音國子監  
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激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哉定禍亂曰  
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与文各適所用然哉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  
天地則亘古亘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  
也人文与天地相為經緯則亦与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  
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焉識深慮遠慮百王  
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  
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  
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  
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揚  
文風涵育其人將与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脩身齊家入而治國平天  
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此粲然相接熒然  
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文以用世不知今  
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

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自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  
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關於言動之儀登於倫紀  
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  
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  
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  
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崇下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  
在是臣激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  
不冒出日神謀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闡文治  
尊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胥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  
職務糾慝爰矢嘉謨弼我文德于廟之西翼金童飛于翼之北傑閣雲齊  
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傳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或克至今  
用宏茲賁誥誥多士被服聖樹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  
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頌崇文昌運萬世

通州文廟重修碑

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  
通州近在畿甸素闢廩給學官每至輒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  
葺持就傾圮末平楊齊賢絲豐閏縣教諭來為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  
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課之誦書白之官府而復其身州之  
叅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於是其人咸頭出力以備廟學孔廟正  
殿東西兩廡爰及外門上瓦下甍朽鏹四周煥然一新至治二年七月役  
興八月績成講堂敞壞上兩旁風蓋覆而塗堦之前後憲牖中外甍砌悉  
備其所未備其南則敞門塾一間其北則續櫺宇三間以益堂之深學者  
遂有藏息之所廟之南豎穹碑刻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頽靡一旦而  
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徽州官扶樹之功胡能致是哉古之牧民者常以教  
民孝悌忠信為急務通州之官能用意於廟學不敢後廢幾不愧古良牧  
之政矣齊賢詣國史院請書其事子固樂稱其美以為後來治官教官之  
勸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  
便之初榆河之西有間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自擬隸州學後運官奪  
取造廬舍而松其隄利齊賢遊于官戶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說以昇

大都東嶽仁聖宮碑

州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脩其縣之廟學鑿書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之宗嶽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且  
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  
廟自拓拔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  
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  
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  
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為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  
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  
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為未崇極於是  
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平尊之而已禮之不可有不暇計吁嗟哉若  
神潛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既廟之又爵之又像之地祇  
而肖像若人焉至于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  
遑尚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  
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

東嶽廟未建玄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職掌衛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為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上益加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沮撓方將消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合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西廡諸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猶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說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廢縣於其方嶽而不徧祠于郡縣夫如是雖玄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乘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爾雅祭山曰嶽

南安路帝師殿碑

宣政院臣奏請起立巴思八帝師寺碑王音曰俞各省各路臣欽承唯謚中順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常山言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異國忠武公先臣右侍儀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歷事先朝世篤忠貞臣被命守土為臣之禮敢有弗虔於是躬董其事得吉地於郡之東購良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宏敞大稱明時尚有人之意遣其屬縣儒學臣陳幼實走臨川俾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臣吳澄文其碑守臣所欽者上言也雖老病退閑之小臣何敢以固陋辭欽惟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創建法度遠近杰文武之才各適其用帝師佛教之統也翊贊皇猷為有力焉爰自古昔聖神君臨萬邦因時制作各有不同鴻荒之世民淳事簡結繩而治之至于黃帝始命其臣蒼頡肇造書契乃有文字以紀官政以糾民隱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頌損益之名為大篆又數百年而秦之臣斯冊損益之名為小篆且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傳而用之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其多也皇元國音與中土異則尤非舊字之所可該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為皇朝制新字字僅千餘凡

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無不有其字蓋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  
意或諧其聲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新字合平上去入四  
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授而耳聽者也  
聲音之學出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而中土之人未知之也宇文周  
之時有龜兹人來至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娑陀力有曰雜識  
有曰沙識有曰沙族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俟利筴其別有七於  
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齒唇半齒半舌之七  
音此佛氏遺教聲學大原而帝師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  
度如人無所不容聖鑒如日無所不照所以徇近臣之請而致隆致厚以  
示報也先是南文守臣教養蒙古字生徒一新其學舍可謂知所重矣及  
是帝師殿成中大夫總管臣張昉同知總管府事臣某判官臣饒某暨經  
歷知事提拱照磨臣梁某臣安某臣饒某若長若正若貳若參莫不同寅  
協恭以竭尊君敬上之誠而於是役也唯恐或後猗欽哉臣澄既為書  
其事而後繫之以詩詩曰  
兩間初屯任紅榛榛於圖黃書載基人文醕醇散朴變速秦貌世異文同

未或有作於昭皇元一統九垓輓令追右典四墳天寶西師躡窻轉斯  
妙悟佛音國字滋滋帝臣有心帝有俞師陸師重本咸用不欽新字書異  
遺像乃赫報祀惟崇示末無數

撫州路帝師殿碑

欽惟世祖皇帝朝八思八帝師肇造蒙古字為皇元書同文之始仁宗皇  
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領特旨聖心眷  
注俾加隆於文廟不與其餘不急造作同恩綸誕敷雷震動越在外服  
臣欽承唯謹宣武將軍撫州路達魯花赤臣閻閻躬董是役卜地於寶應  
寺之左廣壽寺之右高明爽峻宏敞行迤從度之其深六十尋有奇衡度  
行其廣五分其深之一中初正殿崇二常有半廣視崇加尋有五尺深視  
廣殺尋有七尺後建法堂崇視常有及廣視崇加尋有二尺五寸深視  
廣殺尋有二尺五寸前立三門崇二常有四尺廣視崇加一尺深視廣殺  
尋有二尺堂之左右翼為屋各五間其深廣與門併兩廡周于殿之東西前際門之左  
二塾為屋各十有四間其深廣與門併兩廡周于殿之東西前際門之左  
右塾後際堂之左右翼為屋各十有三間左廡右廡之中有東堂有西堂

各三間環拱正殿上合天象如紫微太微之有垣三門之外設極星門其  
楹六楹之堅乎地者通計二百有五十屋椽高原俯臨闕闔望之巍然彪  
炳雄偉足以稱皇朝尊奉帝師之意工役重大而民不病其勞官不病其  
費蓋唯郡臣虔恭勤恪剴裁運調有其才是以不期歲告成極崇侈麗  
之觀可傳示于永久猗歎盛哉切謂自有書契以來為一代之文而通行  
乎天下者逮及皇元九四矣黃帝之時蒼頡始制字行之數千年周太史  
籀頗損益之行數百年秦丞相斯復損益之秦又制為隸字以便官府  
倉頡古之史籀大篆李斯小篆暨程邈隸書字體雖小不同大抵皆因形  
而造字家古字之大異前代者以聲不以形也故字甚簡約而唇齒舌牙  
喉之聲一無所遺倘非帝師具正覺智悟大梵音從衡妙用無施不可天  
寶齋之以備皇朝之制作其孰能為之哉宜其今日受宗極之報也聖上  
遠繼世祖之志近述仁考之事以致奉先之孝天下臣子咸用不欽以盡  
奉之敬繼自今德教所被一皆以孝心敬心為之本而聲學字學為之  
之使太平之治光輝烜赫千萬世由此其基也遠方小臣為記其成亦  
何辜郡臣有成之績蓋以贊皇治無疆之休也

華蓋山雷壇碑

風雨雲雷均之為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源九歌有雲  
中君則楚俗固祀雲神矣今黃帝廟祈必祀雷電雖先土未之有而可以  
義起者此類也夫吾家之南三十里有山峯然而高曰華蓋能興雲能致  
雨常多迅雷烈風山峯卓立下臨懸崖石空洞如啞啞天將雨雲氣一縷  
如炊煙直上俄而雷聲殷々由空洞中出以升於天此予之所親見而雷  
震之威俗傳其神異可駭可怖不可勝計山祠仙靈祈禱不絕徼福之人  
往々不吝財施祠仙有屋祀雷無壇吾里鄭子春命工一塚石累壇二成為  
祀雷神之所考之古礼祀日祀月祀星曰王官曰夜明曰幽祭皆壇也風  
師雨師亦於壇而祀以義起之雷為天神其有壇也宜乎二今李繁嘉之  
而記其事鄭之友陳種復為予言其嚴敬天神之誠予之嘉之猶一令也  
於是為碑曰

是為碑曰

起靈殿六兮行蒼冥騰騰以上兮遠迹聞聲神之來兮雨八  
絃素然大震兮天下驚蘇困蟄兮發屯萌翼元化兮  
生萬生雲收兮日昭神功若無兮截闕其鳴山共長天兮

萬古丹青

崇仁縣孔子廟碑

夫李校之設三代至于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闕繫豈小哉而李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亦有一定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為先聖廟而表冕南一四每歲春秋祠焉由是廟李之禮益隆凡有李者必有朝示有尊也撫崇一江右壯邑懸李一披一邑之中近橫清運遠轟蒼翠山水之秀鮮儼別五十年遭兵火而毀後實民間舊屋起立為殿為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真定史侯景讓未作尹視孔廟敝陋將謀更造邑丞祝彬相與協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乃於九月壬子興役十一月己亥暨楹悉徹其舊易以新構用竹木瓦甍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魏之赫々大稱聖朝崇儒重道憲官勉厉之意之機政教之本也與其崇仁李產之入歲用且或不給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陳既有幹畧前時倡議

論偉之及是知邑宰用心於朝李也率先乎衆而出金一齊急代任其勞而市財數匠又與教官榮應瑞勸在李職負及捐已俸石一在鄉好義之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人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財一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効其力此費之所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所以新孔廟豈徒然乎將以聳動觀瞻振起惰惰俾居游於李之一士於是警發而厚於倫可以端群下之表儀而優於才可以待公上之選一至焉耳况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僉書公傳合則有若侍郎李公與李則有若四吳清節則二謝皆後來之所當嗚呼一亦者進而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毋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自勉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李侯名揖字濟川番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一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精於吏事佐州六年今行政事盡善無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命使者巡行天下章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誥望身至新淦侯迎謁應業得宜使者喜之分遣詣安福永新糾出吏賈鈔以資計凡六千二



百有王十六年之間平反鄰州鄰縣疑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姦弟獲殺  
死婦人七歲女在傍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左囚不肯伏服輒畜易  
牽連無辜七十餘人三年不決侯設法鞫問精詳器仗以服詰囚囚駭然  
無辭遂伏辜釋所罾骨歡聲如雷其二奉新庖人治庖於亳民之家不反  
其兄偵伺不得蹤跡與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  
連華狡數人指言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于某水中焚之以歸吏多賕  
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為証告校實獄將議罪侯親訊豪民自書與設之券  
曰豈有無憚於中而私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豪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  
殺之投其屍於水遂脫庖人之兄所荷校以校其民之子于繫三十有八  
人悉免一邑稱快其三靖安有獄謂甲殺乙或謂乙與丙交爭  
乙折丙齒懼罪而自經于丙之門檢官以死者負後痕不交而遂定為勒  
死侯取他文卷參照有自經死而痕不交而者又以洗冤錄所載自經者  
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於所經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  
數十遂定為縊死其四奉新甲告乙盜竊山地官吏監改職後人黨甲不  
待乙至掘其父棺乙與甲聞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闖毆死官謂乙盜竊

讀無罪緣或侵越... 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一父之棺以致交關而  
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失入累年掩昧至案  
得明允非真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人年近八十矣出問事歸有所平反  
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侯客之升堂把酒為壽善畫者作家慶圖  
詩夸揚以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嶽祠傾圮侯曰嶽  
於祀典最重捐已費萬之其他興滯補弊類此僉庶訪司事李公嘉侯  
薦之曰廉潔詳明宜實風憲令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  
能也淦人撥侯平反事實為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叙其辭而繫  
之以詩

粵若古者欽恤維刑於昭皇元惻惻哀於奏讞審詳有慎無輕貪人庸夫  
弗念弗承彼誣孰信彼暖孰明肆哉李侯善治流聲有獄未直汝往司平  
靡微弗章靡隱弗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  
其昌其榮勗哉李侯侯汝澄清

天寶宮碑

泰定二年春予以養疾寓天寶宮之別館其宮之道士李天瑞任進福王

造瑞崔進貴合辭言曰吾教之興自金人得中土時有劉祖師避俗出家  
絕去嗜慾屏棄酒肉勤力耕種自給衣食耐艱難辛言朴儉慈閱志在利  
物戒行嚴潔一時翕然宗之繼劉而陳陳而張張而毛毛而鄧鄧始居天  
寶宮際遇國朝名吾教曰真大道自為一支不屬在前道教所掌鄧之後  
有孫有李有岳而吾之師嗣焉吾師張氏乾州奉天縣人儒宦著族大父  
德開為軍官掌千夫父求與襲其職母呂氏師長身古貌瞻耳美頰肅然  
埃盞之表望之知其有仙同道氣自幼惡殺不啖肉味年十六從天寶宮  
李師為道流錫名清志然歸養父母年十八辭家入太白山越一年往  
觀李師復還省親久之辭入終南山大父年老紹之出山乃家居侍養  
年二十六初長安明道觀入適鳳翔扶風縣立天寶宮及李師死師事岳  
師昇以扶風道教之職年二十三為永昌生祈福于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既徧復來關中脩理前所創宮觀居太白山龍虎洞三載妖魅障厄亟至  
一皆不堪聞大母喪歸齋如禮會陝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贈  
遺皆卻不受彼乃為齋資服闋至京師岳師試以勞事喜曰是子所矣  
又遣之出曰他年再來一石師督徒二人入東海大珠山結茅而居山皆

多虎穴虎辟他處頗為人害 昔師曰吾奪其所可去之於是游山東諸州  
為人除疾應驗之速若或相 之云已而岳師死吾師還喪之喪畢潛遁踰  
大慶渡至河東居臨汾五紀 雲庵地大震城邑鄉村屋廬悉摧壓死者  
不可勝計獨師與其徒所居 裂為二得免於患師遍巡木石間聽神吟  
聲救活甚眾復歸華山舊隱 仰天寶宮二趙一鄭攝掌教事五年之間相  
繼殞滅鄧臨終語其徒曰天 凶凶灾死亡荐臻得非於教條有違逆与吾  
國張清志躬受岳師囑付蓋 一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身乎於是宮之徒  
眾尋訪吾師得之於華山岩 公既至眾皆悅服師諭徒眾曰吾教以慈儉  
無為為寶今聽獄訟設刑威 其口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繼今以始凡桎梏  
執管之具盡廢之眾曰諾自 眾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悉除詣奉聖州  
鄧師所建太玄宮及縉山香 園值車駕臨幸嘗移文集賢院欲解職而  
去弗可歸鄉展省墳墓因至 河南廬時山仁廟俞集賢之請加恩進號英  
廟命住華岳太白山祝釐今 工子即位有旨促還師曰山澤之癯於國不  
能寸補何敢乘駟騎乎步行 而前國人牽駟騎以從吾師之孝其親也大  
父母父母之存膳必親視藥 必親嘗出入必告應對必謹清温定省靡或有

閻母嘗病疽殆甚口吮其膿去毒遂得蘇瘡又患膈氣疾幾不救師禱神  
進藥不寢食四旬母忽吐涎塊如瓜漸底平復居喪致哀於儒家喪制不  
悼師之敬其師也塵賤之役人不屑為者皆不厭倦澣衣執爨汲井剪廁  
一無所辭師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携銅鑪自為粥以食終夜危坐未嘗解  
衣其寢不衣絲纒及檀麝皮毛之屬至於乳酪酥蜜亦未嘗嚼也師之濟  
於人也少能力耕其鄉土厚泉深艱於得水盛夏時每自於農務之餘汲  
水貯石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鄉里放牧牛羊及禽鳥之渴者來飲之宗  
戚之家親死子壯葬娶愆斯則傾橐為之葬娶饑饉之歲見不能自存之  
人輒賑恤令不能餓死行禱嶽瀆山川時自齎錢三十緡隨行以濟所在  
博獨無言者鈞州趙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鑿井遠取河水以飲師為相  
土肺俾井其處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豐戲河地在高原亦以無井為苦  
或告以師前在趙家河得水之事殺請師請師曰前特偶然耳其可育乎  
請不已竟為掘二井師之達於命也汴有狂民以逆取敗其所習聖與師  
同姓誤執師以往治獄者鞫問師疑然一動無一辭辨解拘繫年餘省其  
官徐察其誣待與釋免習師謙冲損抑掌教將二十年孝風日盛於天寶

其誣待與釋免吾師謙冲損抑掌教將二十年孝風日盛於天寶  
營新祝聖之殿誦經之堂禮師之祠安眾之寮以至庖庖庫廩各有  
日食數十指而吾師澹乎無欲山翁神君亦將讓德欲立一石以紀  
天寶宮重興之由敢以為世之能文章者請予曰子之教自託於老氏其  
源蓋深遠矣其流之別教各不同予未暇細論惟我列聖之於二教  
其恩至厚其禮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師皎然獨清於衆濁之中口  
絕葷膾之味身絕汗穢之行可謂特立不群者矣若夫客塵不入而內心  
常虛主珍不出而腹常實神氣合一如夫妻母子之相戀而不離長生久  
視以閱生生滅滅之衆此則老氏之末流所謂神仙之伎也子之師素  
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歎世空名者蓋亦不無若子之師素自負素  
泊然自守度乎可與遊方之外者哉先是翰林院承制行詞被師演教大  
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統轄諸路真人大道道教事邇而上之以逮其祖  
師九傳矣累朝俱賜真人之號曰崇玄廣化真人者其八傳出德文也曰  
顯真體道真人者其七傳李德和也曰通玄真人者其六傳孫德福也曰  
太玄真人者其五傳鄺希成也曰體玄妙行真人者其四傳毛希宗也曰

冲虛靜照真人者其三傳張信真也曰大通演教真人者其再傳陳師正也初號無憂普濟真人加號無憂普濟玄明洞微真君者其祖師劉德仁令与予據而自言自教者李任王岳李宣授叶和常善大師任宣授明真顯正大師王授常善體真明道大師任授圓明普潤大師

撫州玄妙觀碑

撫之玄妙觀地占一郡之勝老柏三株俗傳晉代所植楮諸舊刻在隋為開元觀在唐為天寶觀一銅鐘甚古鐫永泰二年鉤來祥符初崇尚應以飾太平諸郡創天慶觀而撫於天寶觀基建置皇元混一天下天慶更號玄妙道教設官蠶食狼籍於其中觀遂敗壞仁宗御極二教之官罷其徒始得舒氣以息而如玄妙之敬崇者未易復也冲妙凝私全德法師全昌祖賦資教奉教恪意度廣才具優其所蒞宮觀無不浸浸隆盛公議咸曰欽玄妙再興非斯人莫可若官若民不謀同辭郡移檄道教所保聖教所命之提點玄妙觀且改十方為中乙俾專力補救救壞領事以來晨力不急首營居室三間於後以安起處次營觀室三間於側以便食飲又營東偏西向之屋六間以會眾栖眾正殿之東暨東閣東南之隅暨鐘樓三

門中豁三夾旁附正殿之西暨西閣與東閣對峙東廡西廡以間計凡十前後左右既周且備乃作正殿掄材於遠郊確石於隣郡為柱為礎必良必堅四阿巍巍四字翼冀向之所嚮方五尋有半宇之所環其室十有二規制其澤視昔相倍徒正殿之北居室之南造法堂及東西房負楹之楹六惟西偏東向之屋八間仍其舊餘皆一新像設壇位輝赫整肅自丁巳之冬至己巳之夏十餘年之所經營而玄妙之精神氣象奚翅復其舊而已哉非意度之廣才具之德能若是乎會其費當緡錢一十二萬昌祖臨川彭塘人禮師受業於山蓋山之龍堂觀善繼善述輪其居充拓其產有光於其先矣往往遊山觀振極於禱敗之餘內外構架具足拾所買私田百五十畝贖公厨其所進益一如龍堂焉求崇觀廢舊廟猶存重為啓立度人嗣守其所完美又如筵山焉以至白雲開山而樂昇觀近之士相山蕪職而大築仙祠之宮最後再興玄妙優為之也蓋長於理財而不私听有凡諸觀營造悉用其私積一毫無所取於公帑玄妙之役城中諸善士施助約萬緡此外無所資於他人也嗚呼群動紛總終身孽孽利身肥家是圖貪其入吝其出重外物尤重於一已達者固癡之而况棄家遺

身遊方之外非有仰俯之事畜非有胤冒之虞繫而貨殖闢地斬斬自私  
靡異派俗之編氓則其寢殆有甚焉若全師昌祖之度千有不一二也世  
之士大夫李孔氏以治國平天下自討授之以事鮮或能辦私其一身一  
家者比比而然孰能於已無私於事有成而全師者乎師以其法嗣萬得  
一連李禮分學玄妙觀務來請記營造如果子因是而嘆士大夫之有不  
如師亦賤土苴而貴其真

輔遊山道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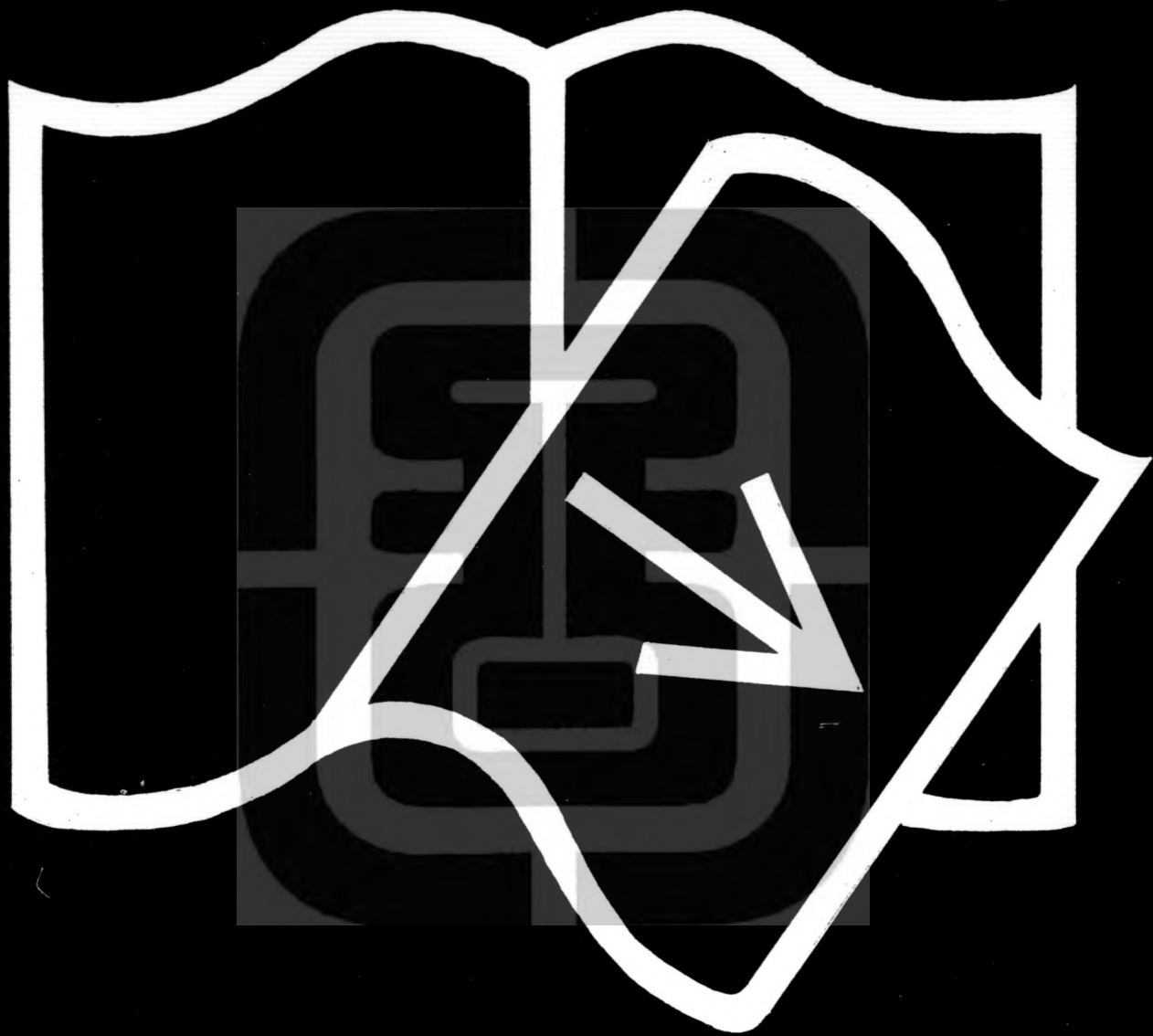
興聖五公寺碑

五公寺在江鎮鎮古滄陽縣也舊傳保僧寶公朗公唐公化公約公  
飛錫所駐故建寺而因以名焉寺初涉江後值洋化遂徙東已廢而重興  
者宋紹興年間僧師善也既毀而重構者宋嘉定年間僧明悟暨覺慧也  
歲父復敝大元大德庚子僧自宏謀新之弗果皇慶壬子僧祖震白其師  
志澄命其徒寶節敷復更造而好事之家二黎氏曰鏐曰棟二黃氏曰蓮  
曰華二周氏曰寅孫曰仕奇楊氏三登陳氏必心諸人咸極財助力於是  
供佛之殿縣鍾之樓旁兩廡前三門講法有堂而佛有比公庖私寢內外  
一新崇廣之度視昔加羨延祐庚申告成寺有燕經中使歲至集僧緇

特賜興聖二字冠寺額且錫師號及金紫之服旌印之勤寧且修寺始末  
諭于史氏曰昔寺之重建也紹興時則有楊補之所謂踈然禪師所撰記  
猶存嘉定後則有寺僧淨師撤麓退居與鄉貴向范李王諸公游詠未  
泯今延祐營繕功倍于前不有鉅筆雄辯文諸堅石永作寶鎮其何以示  
方來唐宋文人不容分餘光以照叢林庸敢布其惠予觀都上國梵宮造  
天金碧焜煌小有壞墜官為定宜言王公大人主之於上其烜赫固宜若  
夫遐陬幽寺非有提挈維持之援而寺之僧世世克承以興廢補救為事  
雖運代有遷革而佛靈無休歇其心也公其謀也遠是豈等一切有為於  
夢幻泡影者所能哉予固不得以學佛之徒少之也持印之役者僧道安  
僧義壽予并嘉之而又以精嚴僧律紹述師志為來者勸

長興院碑

天下名山僧占多世有是言也崇仁一鄉之居數十長興院距縣最遠而  
形勢最佳山勢自北而來形如城垣環遶周四方三隅唯東南隅為出入  
門戶院之初起不知自何代唐時已有之院基背北面南負山之正脉乘  
其王氣後徙右畔之西南舊基蕪廢院亦浸不如昔有僧祖瑩善吟詩游



卷51-卷52

士大夫間持身甚清苦而莫克復其舊教傳至僧如昌新構于舊址之上而院日以隆盛創法堂創佛殿創正門廊廡樓閣府庫庖厨僧廬賓館及左右前後之室屋靡所不具至元癸巳肇役逮祐丁巳二十餘年乃底完美一出已力而不資人之助吁難矣哉營造既備而請文以記予固喜其形勢之勝又嘉其興復之勤於是樂為之記而不辭蓋長興之中否而復泰也以得其地以得其人焉爾竊嘗怪二氏之徒豐其儲積而沾沾自肥甚若編氓之欲以遺其子孫然工於營造則廣為布施以崇修其居而利其贏餘者或不能免也今昌師有所儲積而於已無所私有所營造而於人無所求夫其不求也貪之疾除矣其不私也癡之疾瘳矣天應接盜然如春而好醫術以寓其慈閔普濟之仁則嗔之疾又無有也為佛之徒而去此三疾豈不可貴乎院之抵吾家不滿三十里予之識昌師不啻三十年無私於已也無求於人也也有功於院也皆可書也



